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544760

603
211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9(51)

S.01

衛聚賢編

古
史
研
究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544760

民國 38.9.6

序

人類站在人類的立場上，講的是爲我——人類——主義（如以昆蟲分爲益蟲害蟲，均是對人類而言。）是以研究歷史爲明瞭人類過去和現在的活動情形，以便人類將來走的途徑的選擇和豫備。

人類進化的階段固然相同，但各地方因各地方的氣候水土等的不同，而風俗習慣就形成特異；是以各地方人應特別注重各地方的個別史，中國人應當注重中國史。

中國的過去，將史學哲學文學三種混在一起。舊的人所謂「文以載道」這就是文哲不分；較新一點的人以爲「某書固偽，但以經道破與世道人心有關」這就是史哲不分，按文學本身的價值是在美，描寫一件事物，能使人愛看愛讀；至於描寫的與事實相合否？是否是一種真理？則在其次，或不過問。哲學本身的價值是在求真理，將一件事物的情理說得通，能使人相信，則多不顧及事實，並不注重文字。史學本身的價值在明瞭事實，使人知道曾有這一種現象，而其實事與文字的好壞，則不管牠，例如「三年之喪」不論他的「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理由如何充足，總知牠是孔子所提倡，並不是「古之人皆然」及「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的阿房宮賦描寫的很好，但與史記始皇本紀比，則事實不附，而且「蔓延三百餘里」由潼關至咸陽不過三百三十里，這一段略

程盡建爲阿房宮，人在何處？住路由何處走？是不近乎情理；卽不能以阿房宮賦較始皇本紀作的好——動聽，就拋開始皇本紀而信阿房宮賦。

中國的史學，猶其是古史，現在要研究起來，應有三個步驟：

(一) 考證書的時代

(二) 在地下發掘古物以補證書本之不足或錯誤

(三) 觀察現存野蠻人的狀況以補證原始人類活動的現象

關於第二第三現在不講，就第一考證書的時代說，應將牠分爲四個大節段：

1 作期

考證這個書是甚麼時代作的。

2 作地

考證這個書是某地方人作的。這個一方可以知某地人作，對於某地方的情形明瞭，其記載較確；一方可以由作地上幫助解決作期。

3 作者

考證這個書是某人作的。一方可以知某人係地係派，他對於某地某派的事實記載的較爲詳確；但也免不了

袒護某地某派，而攻擊對方的某地某派，其記載的事實有時也不可靠。再一方由作者的時代可以決定作期的。

4 辯僞

考證這書的全部或一部非某時某人所作，而爲後人僞作或附加進取的辯僞並不是說僞的就拋棄不要了，有的本身是某時代的史料，被後人誤認爲被牠本身早或遲的史料，應將牠本身的時代考清楚，到將牠本身時代歷史時將牠編進去；有的是後人依託古人作的，這個固然可以叫做僞，但將牠依託的時代考清楚，在作某事物的變遷上，到了依託的時代把牠編進去，知道那個時代牠已經轉變成了某種形勢了。

中國的歷史多不真確，猶其上古史是太糊塗，不惟將史學哲學文學不分，而且將神話也參進去；並因中國民族是多元的，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話與傳說，而將不同的神話與傳說，強要歸納到一個系統之下，於是矛盾橫生。保守者以古人猶其是古代有聲望的人所言，不敢妄加批評，於是信以爲真；激進者以其矛盾橫生，疑古未有；新進者又以某書合乎社會科學者爲真，否則爲僞。

我擬對於中國秦漢以前的書籍，每個都將加以考證，把牠的時代明瞭後，再作某問題時，引用牠的史料，不至有誤，這個工作我於民國十六年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作了左傳的研究會刊於研究院的國學論叢（商務出版），又作了春秋的研究會刊於述學社的國學月報第六期（璞社出版），十七年我在太原興賢大學作了國語的研究，我到國民政府大學院將這春秋的研究左傳的研究國語的研究三篇修正，由新月出版，名爲古史研究。

我在大學院時審查教科書，看見統計的書首多以我國的統計在夏禹時已有，以禹貢爲據，我就從事研究，禹貢中是有統計的，不過禹貢不是夏禹時的書，而是戰國末年的作品，曾草一文發表廣東中山大學週刊上。我有一次到上海滬江大學訪顧惕生先生，他就將他近來對於穆天子傳的研究告訴我，因我對於穆天子傳未加研究，不敢致可否，回去一看穆天子傳，知道牠是戰國初年魏人從中山取得中山人的西遊記錄，不是周穆王時物，發表於廣東中大週刊百期紀念號。研究穆天子傳的結果，知道中國所以明白西北地理，由於從中山人的西遊記錄得來的；而山海經的地理，也遠在中國以外，牠的來歷如何？也應考證，研究的結果，知道牠是印度人作的。我將穆天子傳山海經禹貢三篇合在一起，自出資印刷，作爲古史研究第二集。

同時胡寄塵先生說墨子爲印度人給我不少的幫助，而萬湘激先生作了山海經的淵源及讀衛聚賢山海經的研究兩文稿着我看，他是反對我說山海經爲印度人作的。並且指出我山海經的研究錯誤很多，於是我參考日人小川琢治的支那歷史地理研究，及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的印度哲學宗教史，並請湯錫予先生供給我印度黎俱佛陀等材料，我把山海經修正了，又將穆天子傳禹貢也爲修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名爲古史研究第二集。同時我又從新月將古史研究版權收回由商務出版，名爲古史研究第一集。

商務印刷古史研究第一第二集印訂成本，尙未送至發行所時，而遭國難，同時將我的國語歷代建都於南京的貨幣明故宮發掘的報告等均殉國難了。現在我將古史研究第二集中的穆天子傳的研究放在古史研究第一

集中，仍由商務出版。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記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

序

五

古史研究

目錄

春秋的研究

作期

「于」「於」用作介詞統計表

「又」字用在數目中統計表

作地

諸侯卒表

作者

春秋中有孔子的生卒

公穀左的春秋異文有三百多條

論語禮記未載孔子作春秋至孟子莊子始爲言及

一

一

一

六

一三

一四

一六

一六

一八

二七

組織和內容	二九
名稱	二九
體例	三〇
內容	三三
春秋的版本	四五
附竹書紀年	四九
左傳的研究	五五
作期	五五
著者最早的年代	五五
著者最遲的年代	六〇
反證	六七
附左傳行世的時期	七一
作地及作者	七五

著者非左邱明……………七六

著者的本能和環境……………七九

具有著者的本能和環境的是——子夏……………九四

子夏與春秋的關係……………一〇〇

子夏著左傳失名的原因……………一〇五

傳授……………一〇九

國語的研究……………一一七

作期……………一二七

比較明顯法……………一一九

記載異同法……………一三三

布局異同法……………一四二

文體異同法……………一四六

邊顯本能法……………一四八

文法變遷法	一四九
本身考定法	一五二
作地	一六四
記載詳確	一六四
記載祖護	一六六
用楚方言	一六八
他人見證	一七一
作者	一七五
作者與左丘明有關	一七六
作者與左史倚相有關	一七七
屬於儒家一派——左人郢	一七八
辯僞	一八三
越語下係西漢末年人作	一八四
穆天子傳的研究	一八七

作期·····	一八七
穆天子傳與牠未入土以前的他書記穆王西征事不符·····	一八八
穆天子傳與牠入土時的他書記穆王西征事不符·····	一九一
用夏正記時·····	一九五
稱穆王謚法·····	一九六
東周的觀念·····	一九六
文法較繁·····	一九七
介詞用「於」字·····	一九七
數目中無「又」字·····	一九九
行佛教禮·····	二〇〇
金屬器物·····	二〇〇
介詞中少「以」字·····	二〇一
非秦漢用字·····	二〇一
在史記前·····	二〇二

- 在列子前……………二〇三
- 注穆天子傳的不是偽造穆天子傳的……………二〇五
- 張湛注列子已見到穆天子傳及郭璞注……………二〇五
- 作地……………二〇七
- 大地名在小地名後……………二〇七
- 省略名詞……………二〇八
- 數目中省略十字……………二〇八
- 用夏正……………二一六
- 走的路線與出發點……………二一八
- 賜的是胡人特產物得的是胡人必需品……………二二一
- 用的是土耳其（匈奴）方言……………二二七
- 中山（作者所在地）的種族文化和文字……………二四二

古史研究

春秋的研究

作期

春秋一書要研究牠的作期，先要把春秋的起點和終點研究清楚。今看穀梁公羊左傳三個傳內的春秋都以魯隱公元年爲起點，是春秋的起點無問題了。穀梁公羊牠兩個傳內的春秋以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爲終點，但左傳內的春秋以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爲終點，是春秋的終點有了問題了。

春秋的終點既有了問題，春秋的作期當難決定。是以有人說春秋一書，是漢人將穀梁公羊左傳三書的共同點，抄錄出來，另成一書名曰春秋，假託周人孔子作的。那麼春秋的作期就不容易解決了。但我對於這一點並不抱着悲觀，試舉左列幾個統計表看看：

1 「于」「於」用作介詞統計表

(甲) 甲骨文 據殷虛文字類編卷五，頁五、六，所集的「于」字不同形的共有十四個，實際甲骨文上「于」字甚多，但無一個「於」字。

(乙) 金文 據金文編卷五，頁五、六，所集的「于」字不同形的共二十五個，實際「于」字不至此數。又據金文編卷四，頁七，所集不同形的「於」字共十一個，但這「於」字即是「烏」字，作感歎詞用，不作介詞用。

陳昉敦「勗公」據古錄卷三之二，頁二十一，釋爲「孝於叔皇」。王靜安師說：「此爲戰國初年器；」欣是「於」字，與「于」字用法同。是「於」字在戰國時方作介詞用，在銅器中已有明證。

(丙) 尚書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學者公認牠不是僞的（實際有僞的在，暫以此計）是以我只統計這二十八篇，結果其中有九個「於」字。但堯典的「黎民於變時雍……僉曰於鯀哉」舜典的「夔曰於」都作「烏」字感歎詞用。其作介詞用的惟金縢「爲壇於南方……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按金縢一篇是僞的（詳金縢的研究——述學社述學月報）即使爲真而漢魏遺書抄集尚書大傳引金縢說「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酒誥的「於」吳語章注引「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是「于」字不是「於」字。餘金縢顧命的兩個「於」字當是傳寫錯了。是尚書中無用「於」字作介詞的。

(丁) 詩經 詩中有四十四個「於」字，除作感歎詞「烏」字用外，尚有十四個「於」字。但邶靜女「俟

我於城隅，說苑辨物引作「俟我乎城隅。」十駕齋養新錄卷說「于於兩字義同而音稍異，尙書毛詩例用于字，論語例用於字，唯引詩書作于字。今字母家以於屬影母，于屬喻母，古音無影喻之別也。」可見詩中的「於」字古本作「于」，今本是後人傳寫錯誤了。胡適之先生在左傳真偽攷序頁三一說「於」字與「我」字連用共九次，爲邶之靜女，一齊之著，三秦之權輿，二曹之蜉蝣，三與「女」字連用二次，爲豳之九罭，二與「焉」字連用二次，爲小雅之白駒，二周頌之清廟「與射於人斯」一句不容易解。

適之先生又說詩經中用「乎」字作介詞的二十二個中，有十六個和「我」字連用，「因爲聲音上的原因，不能不互相迴避。」按靜女的「於」，說苑引作「乎」，是今本詩經上的「於」字，或者不是後人傳寫錯誤，是聲音上關係，而用「於」字作介詞了。

(戊)春秋 春秋中有四個「於」字，一爲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一爲定五年「於越入吳」，一爲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樵李」，一爲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於餘丘，吳激說「於發語辭，猶曰於越。」按孟子「處於於陵」是於餘丘猶於於陵，於讀爲烏。於越陳傅良說「於越復從其舊號也。」汪克寬說「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吳陳汪三說俱見春秋傳說彙纂。按於餘丘於越皆專名詞，不是介詞。是春秋中無「於」字用作介詞的。

(己)左傳 左傳中的「于」和「於」字的多少，我是據瑞典人珂羅偈倫 Karl G. Ren 左傳之真偽及其

性質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一九二六年出版，余與陸侃如君有合譯本) 他的統計，但是左傳中的「於」字，以唐石經校勘有作「于」字的；又如左傳中解經部分係劉歆竄入的；珂氏據此統計恐不大正確。其可靠的確數待我把左傳辯偽的工作完了再說吧。

(庚)國語 國語中的「于」和「於」的多少，我是根據四部叢刊本統計的，若能找到古確本，他日再更正牠。餘皆根據十三經注疏較勘本。

(辛)論語 論語中的「于」字共計六個：爲「而志于學……乘桴浮于海……餓于首陽之下……入于河……入于海……入于漢。」錢詹事說「論語例用於字」可見論語中「于」字是很少了。

(壬)孟子 孟子中雖有四十四個「于」字，但引詩書中的「于」字二十四個，引古語而未指出書名的十六個，牠自己用「于」字的地方不過三四個。

(癸)莊子 莊子（商務印書館影印莊子集解本）中只有一兩個「于」字，可算是很少了。

據上統計甲骨金文書詩春秋，春秋以前的作品都無用「於」字作介詞的。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春秋以後的作品都有用「於」字作介詞的。這個觀察不是全靠着現有的書本，銅器上文字在春秋前無用「於」字作介詞的，戰國的器上已有了。可知春秋的作期在春秋時代的，即在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以前的。

「于」「於」亂用作介詞的緣故

按「嗚呼」(音「ㄨㄩ ㄉㄨ ㄨ」)二字，是作感歎詞用的，但人到極哀痛的時候，絕不會有「ㄨ ㄉㄨ ㄨ」二音發出。余嘗疑此，一日聞小孩子哭聲爲「ㄩ ㄉㄨ ㄩ」，又聽烏鴉叫的聲音爲「ㄩ ㄨ ㄩ」，疑這二音是很近的；又看見毛公鼎感歎詞「嗚呼」的(嗚)字，牠作「𠄎」烏鴉的形狀；始明古人是很愚蠢的，他和小孩子一樣，哭聲爲「ㄩ ㄉㄨ ㄩ」待有了文字「ㄩ ㄉㄨ ㄩ」二音無法寫出，於是找一個自鳴「ㄩ ㄨ ㄩ」與他哭聲相近的烏鴉鳥兒來代表，故感歎詞即書一「烏」字。原書爲「𠄎」，後有書爲「𠄎」(效占)爲「𠄎」(余義鐘)的，一至書爲「𠄎」(陳昉敦)就成了「於」字了。原音爲「ㄩ ㄉㄨ ㄩ」是小孩子聲音，後來人類漸漸的靈動了，他和由小孩子變成大人一樣，大人的聲帶狀，哭音爲「ㄨ ㄨ ㄨ」；是以到現在把「ㄩ ㄨ ㄩ」的音，變爲「ㄨ ㄉㄨ ㄨ」了。按「ㄩ ㄨ ㄨ」「ㄨ」古音和「于」同，是以戰國的學者把牠假借起來「于」「於」通用；戰國初年假借的用法尚有規則(如左傳國語)，到了戰國中年「于」「於」用法就錯亂了(如論語孟子)，到後來人把「于」「於」當作一樣，其用法就莫明其妙了(書金滕校勘記說「傳寫舛錯，初無義例」)。

上列統計已證明春秋的作期了，但孤證不足憑，茲再舉統計表於左：

2 「又」字用在數目中統計表

號	數	書	名	又	字	的	有	無	備	考
---	---	---	---	---	---	---	---	---	---	---

據上表依次說明如左：

(甲)甲骨文中有無用「又」字在數目中表

癸	壬	辛	庚	己	戊	丁	丙	乙	甲
孟	紀	國	左	論	春	儀	尙	金	甲
子	年	語	傳	語	秋	禮	書	文	骨
									文
無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原無因倣古語而略有		同	原無因述古語而略有					戰國器無或有亦不多	原有因書法省略而無
		上							

虢 季 子 盤	大 敦 蓋	寰 盤	鬲 攸 從 鼎	楮 妃 彝	望 敦	大 鼎	宄 敦	畢 敦	師 湯 父 鼎	受 尊	爰 卣
佳十又二年	佳十又二年	佳廿又八年	佳卅又一年	佳十又二月	佳王十又三年	佳十又五年	佳十又二月	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	佳十又二月	佳十又三月	佳十又九年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廿三年戟	上軍槍	大梁鼎	陳侯午罇	楚會侯鐘	叔娟匜	丁亥旅鼎	散氏盤	孟鼎	卯敦蓋	善鼎
廿三年	十二年	廿又五年	佳十又三年	佳王五十又六祀	佳十又二月	佳十又一月	十又五夫之意	六百又五十又九	佳王十又一月	唯十又一月
戰國	戰國	戰國初年	戰國初年	春秋	春秋	春秋	西周	西周	西周	西周

上表春秋以前金文中皆有「又」字在數目中，戰國初年的器也有，惟戰國中年器就沒有了。

(丙)尚書 尚書如堯典的「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舜典「十有一月朔，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川，二十有八載，咨十有二牧，咨汝二十有八人」益稷「州十有二師」禹貢「作十有三載」洪範「惟十有三祀」洛誥「在十有二月」無逸「七十有五年，五十有九年，三十有三年」按上「有」卽「又」字（下同），是尚書有「又」字在數目中了。

(丁)儀禮 儀禮中如士昏禮「魚十有四」特牲饋食禮「魚十有五」少牢饋食禮「魚十有五」是儀禮有「又」字在數目中了。

(戊)春秋 春秋中如隱元年「十有二月」隱十一年爲「十有一年」是春秋有「又」字在數目中了。
(己)論語 論語如爲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鄉黨「長一身有半」是論語有「又」字在數目中了。

(庚)左傳 左傳如桓二年「惠之二十四年」僖十五年「十一月晉侯歸」是左傳無「又」字在數目中了。但左傳抄錄史稿原文時「又」字仍存在，如襄三十絳縣老人說：「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士文伯說：「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是左傳原無「又」字的，因述古語而略有「又」字了。

(辛)國語 國語如周語「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晉語「文公在狄十二年」楚語「十二辰以致之」是國語無「又」字在數目中了。但國語照抄原史稿文時「又」字仍存在，如周語衛彪傒說：「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矣」是國語原無「又」字的，因述古語而略有「又」

字了。

(王)紀年 紀年如晉出公十五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史記越世家索隱引)梁惠成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引)是紀年無「又」字在數目中了。

(癸)孟子 孟子如離婁下「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梁惠王下「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滕文公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是孟子無「又」字在數目中了。但如萬章上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的原文是有「又」字的。又做照這一類的話他說：「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也是有「又」字的是孟子原無「又」字，因做古語而略有了。

據上表觀察「又」字用在數目中的。在甲骨文中是有的。在金文中戰國以前器上是有的，戰國的器中就無了。尙書儀禮春秋論語中均有，左傳國語紀年孟子都無。是春秋的作期在左傳國語論語紀年孟子以前，即就是春秋時代的作品了。

(論語是零星記載起來的，據考信錄以論語前十篇記載的較早——此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不惟有「有」字而且用「于」字——是以上邊列在有「又」字的一類較早的書中。但論語全部的作期很晚，如子罕有「牢曰」，憲問恥有「憲問恥」，直稱孔子學生的名，當是曾子有子等再傳弟子的追記。是以此處列在左傳國語(一部分)作期後。)

「又」字何以用於數目中及去掉？

古人是很愚蠢的，他認識數目只以十個爲限（魯語「十，數之極也。」），因爲他用手計算數目（按「又」字古文作「𠄎」像手形，卽古「手」字），他的兩隻手只有十個指頭；是以十個再多一個，他說「十……又一」。我一天在家見我的女人教我的兒子月旺認識數目，他只搬手指頭數到十個爲止，我問他十一個如何數法，他張皇未答；我的女孩靈芝在旁邊把她的一個手指頭伸到我的兒子搬手指頭的旁邊說：「這還是一個。」我的兒子連忙回答我說：「有了！十個有一個了。」今研究古籍數目中用「又」字，見甲骨文中作「十月又一」，憶想到家庭狀況，始悟古人初認識數目以十爲止，加一則爲「又一」。按甲骨文作「十……又……」，金文中作「十又……」，將「十」和「又」連在一處，這是進化的關係。到了戰國時代的銅器和書籍，牠把「十又……」的「又」字去掉了，作「十……」。由繁就簡是社會進化的程序，是以「十月又一」成了「十又一月」，又成了「十一月」了。

據上於用作介詞統計表，又字用於數目中統計表，觀察的結果，春秋一書，是戰國以前的作品。

作地

春秋的作地究在何處？試觀左列的統計表：

諸侯卒表

曹	蔡	陳	衛	宋	楚	秦	晉	齊	魯	周	國名
11	8	10	9	8	6	6	9	9	11	8	卒
	1	1	2	3	2		2	5			弑
11	7	7	8	6		3	6	10	7	4	葬
	1		3								奔
3	7	10	14	11	7	1	10	18	10	8	日
11	9	11	12	11	8	2	10	13			名
15	12	12	17	13	13	15	17	14	12	13	史表共數
少4	少3	少1	少3	少2	少5	少9	少	全	全	少5	比
						最		最			較
						簡		多			備
											考

杞	莒	邾	薛	滕	許	吳	鄭
6		7	4	7	5	4	11
			1		1	2	1
6		2	3	4	6		5
							5
3		4	1	5	4		13
6	4	6	4	4	5	6	12
						7	17
						少 1	少 5

據上表觀察魯國君卒記載的很完備，齊宋衛晉記載的也稍完備，滕薛邾莒杞的小國記載也完備。惟秦楚的大國記載反略，如秦侯共十五代（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春秋記載他卒只有六個，而記名的只有兩個——多記爲「秦伯卒」——記日的只有一個。楚共十三代，春秋記了八個，而沒有一個記他的葬。可知春秋記載秦楚很簡略了。近詳遠略是作史的通例，據此可知春秋的作地在魯國了。

除上列統計表觀察外，如春秋中的記載：於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這一個公字究指着誰？據紀年周

平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元年）的記載。『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紀年云）是此公即魯隱公了；此公既是魯隱公，而春秋於『公』字上未冠魯字。又如記『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的來字，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的我字。春秋是魯國人的作品無疑了。

作者

春秋的作期在春秋末年，春秋的作地在魯國，那麼春秋的作者是不是一般人所說的魯人孔子在春秋末年作的呢？關於這個問題首先發表的是孟子，他說：

『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其次爲莊子，他引孔子對老子的話說：

『丘治……春秋六經』（莊子天運）

但這問題有三個疑點：

春秋中記有孔子生卒，

公穀左的春秋異文共有三百多條；

論語禮記未載孔子作春秋（禮記經解篇很晚雖載不計）。

一 春秋中有孔子的生卒。

公羊傳內的春秋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記「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內的春秋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記「庚子孔子生」，這是春秋內記載孔子的生日了。左傳內的春秋於魯哀公十六年記「夏四月己丑孔丘卒」，這是春秋內記載孔子的死日了。假使孔子作春秋把他的生日記在內，何能將他的死日亦記在內呢？

關於記孔子生的一件事，是公羊穀梁妄加進去的。

(一)公穀有孔子生的記載，而左傳則無。

(二)三傳的春秋都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記「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按庚辰既爲十月朔日，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是庚子不能在十一月；孔子之生當不能是「十一月庚子」。

(三)史記孔子世家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是說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非二十一年了。

據上三點看來，孔子是不是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是一個問題。但據牠所記的日子計算是錯誤的，可知公穀據傳說而無根據的把孔子生日記於春秋內。若是孔子親筆記的，難道孔子連他的生日都不知道，於上文記「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下文記「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把日子記載錯誤。況他自己何能稱起「子」來？可知「孔子生」是公穀妄加的了。但公穀何以加孔子生於春秋內？因爲公穀牠說春秋內一字都有褒貶，把春秋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尊春秋的觀念太重了，因而把春秋的作者孔子的生日加進去，以表示牠對於孔子的尊重。

態度。但牠不加孔子卒日於春秋內，因為春秋的終點在魯哀公十四年，去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還有二年之久，牠不敢妄加這樣許多。

左傳內的春秋於春秋終點獲麟後續到孔子卒，因為左傳的作期在周威烈王元年以後二十三年以前，左傳的作者係孔子直接弟子卜子夏（關於這問題我已左傳的研究內發表了），他見孔子作春秋於魯哀公十四年絕筆，去孔子卒不遠，他做照孔子的體例，將二年多的二十五件事，用二百一十二個字寫起來終結於孔子卒，以表顯孔子作春秋的辛苦至此告終結了。

二 公穀左的春秋異文有三百多條。

公羊穀梁左傳這三個書內的春秋異文共有三百多條，若春秋是孔子作的，公羊穀梁左傳牠各照原文抄錄一部，何以異文有如此之多呢？關於這個問題，應先將異文表列出觀察，然後再來決定，茲列異文表於左：

春秋異文表

(1) 音同表一

傳	左
羊	公
梁	穀
數次文異	
傳	左
羊	公
梁	穀
數次文異	
傳	左
羊	公
梁	穀
數次文異	
傳	左
羊	公
梁	穀
數次文異	

浮	挾	祊	螽	渝	邲	州	穆	帛	駭	括	戴	莒
包	俠	邲	螽	輸	盛	州	繆	伯	駭	結	載	衛
包	俠	邲	螽	輸	邲	祝	穆	伯	核	括	載	莒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隕	邲	享	滑	糕	奚	裘	語	虛	鐘	成	仍	防
賈	倪	饗	郎	郤	奚	侈	語	郟	童	成	仍	邲
隕	邲	饗	郎	糕	郎	裘	禦	虛	鐘	邲	任	防
3	1	1	1	2	1	1	1	1	1	2	1	1
偃	檉	夷	落	郟	御	眚	殲	詹	邲	捷	舞	蔴
纓	村	陳	洛	微	禦	省	殲	瞻	兒	接	舞	暨
偃	檉	夷	洛	微	禦	眚	殲	詹	邲	捷	武	暨
1	1	2	1	1	2	1	1	2	1	3	1	1
孟	帥	鄆	杵	侂	班	甯	止	茲	轅	洳	下	鄆
霍	率	鄆	處	詭	般	寧	戴	茲	袁	苳	夏	犂
雩	帥	繪	杵	詭	班	寧	戴	茲	袁	苳	夏	麗
1	3	3	3	1	1	5	1	2	2	2	1	1
厥	椒	射	驩	隴	顛	翟	狩	夔	鄆	速	緡	句
屈	椒	射	謹	飲	髡	狄	狩	隗	雋	速	緡	胸
厥	萩	夜	驩	飲	髡	翟	守	夔	雋	速	閔	句
2	1	1	1	1	1	1	1	1	1	5	1	2

無 牟 無 1	辰 辰 夷 1	繹 蘋 繹 1	蓼 蓼 鄆 1	臯 隄 臯 1	崇 柳 崇 1	棐 斐 棐 2	聲 聖 聲 1	鄭 犀 師 1	蔭 蔭 蔭 2	鄆 運 鄆 4	術 遂 術 1	麋 圈 麋 1
脈 軫 蜃 1	茗 招 茗 1	盧 盧 盧 1	頊 沙 頊 1	犖 州 犖 1	賜 錫 錫 1	首 秀 首 1	廡 將 牆 1	袁 袁 爰 1	首 手 手 1	茅 買 買 1	笙 檉 檉 1	旅 旅 呂 1
桃 洮 桃 1	恇 矚 矚 1	蕙 囂 蕙 2	郛 詩 郛 1	台 台 郃 1	駢 斐 斐 1	偁 偁 傳 1	變 變 濕 2	環 環 環 1	鄴 操 操 1	頑 原 原 1	道 稻 稻 1	魴 彭 魴 2
罕 軒 罕 4	弱 酌 弱 2	佞 年 佞 1	罷 頗 罷 2	罇 罇 專 1	兔 瑗 兔 1	涇 涇 座 1	遏 謁 謁 1	夏 曠 夏 1	榆 渝 渝 1	畀 鼻 畀 1	黃 光 光 1	柯 阿 柯 1
蠻 曼 蠻 1	朝 昭 朝 1	末 昧 末 1	愁 整 愁 1	愁 銀 愁 1	侵 侵 侵 1	意 隱 意 3	媯 舍 媯 2	蚡 潰 賁 1	賴 厲 厲 1	原 泉 原 1	麋 卷 卷 1	號 漵 郭 1

上表同音共的二百一十餘字。

(B)音同表二

邾	敬	左
邾	贏	氏
婁	頃	公
邾	熊	羊
	頃	穀
	熊	梁
		異
		文
		次
25	1	數
皐	曲	左
黜	池	氏
浩	歐	公
油	蛇	羊
皐	曲	穀
黜	池	梁
		異
		文
		次
1	1	數

逞	父	間	輒	叛	繫	鄭
楹	父	姦	涇	畔	輒	鄭
盈	甫	間	輒	叛	輒	夢
1	1	1	1	1	1	1
肱	躒	羽	陽	鸛	詣	郁
弓	櫟	禹	揚	鶴	倪	鬱
肱	躒	羽	陽	鶴	倪	郁
1	1	1	1	1	1	1
橋	泮	葭	地	夾	圉	拔
醉	膾	瑕	池	頰	圖	枝
橋	泮	葭	地	頰	圉	拔
1	1	2	1	1	1	1
闡	茶	毗	亳	鐵	旻	牽
憚	舍	比	蒲	栗	旻	堅
闡	茶	毗	亳	鐵	稷	牽
1	1	1	1	1	1	1
渠	榭	邨	葭	區	鄖	夷
籬	謝	成	昧	疆	運	寅
渠	榭	邨	葭	區	鄖	夷
1	1	1	2	1	1	1

上二表形近而譌的共十餘字。

(E) 義同表

殺	送	會	矢	左 氏公	羊穀	梁異文次數
弑	逆	及	觀			
弑	逆	及	觀			
3	1	1	1	左 氏公	羊穀	梁異文次數
	郢	有	治			
	楚	有	祠			
	楚	友	治			
	1	1	1			

共約十個字。

(F) 義異表

毫	救	齊	左 氏公	羊穀	梁異文次數
京	侵	晉			
京	救	齊			
1	1	2	左 氏公	羊穀	梁異文次數
午	郈	熊			
牛	費	然			
角	郈	虎			
1	1	1			

上表共約十個字。

(說明)上表是依春秋異文箋所考定而類列的。

茲爲觀者便利起見，將上表列一總表於左：

全書的字數	音	同	數形	同	數義	同	數義	異	數
一六〇〇〇	卅	一三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據上表觀察，全書一萬六千多字，除形近而譌，係後人傳寫錯誤，而音同義同的字共有二百多條，這是不是孔子當日授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他三個人筆記起來，是以有音同義同而字不同的二百多條？關於這個問題應分兩點說明於左：

(一)孔子作春秋用的是普通官話

孟子上有齊人學楚語撻而求之而不能得的記載。論語上有孔子對衛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即文字不改良則語言沒法統一）——的計劃。可見春秋戰國時各國語言不統一了。孔子所說的話是當時通行的一種官話，是以孔子到各國及各處的學生到他門下均不感語言上的困難。孔子既用官話說話，著起書來也當用通行的文字，是以對於專名詞如邾爲「邾」不以山東方言爲「邾婁」捷爲「捷」不以山東方言爲「接」

(二)公穀的前輩從西河子夏處把春秋抄錄，到齊魯改成他本國的方言

當孔子的時候，各國的歷史是公開的，如子夏見衛人讀晉史記，墨子見百國春秋，孟子見晉之乘，楚之檮杌，各國的歷史既然公開，學者對於某一國的史，當無特別貴重牠的價值，魯國的春秋也在此例。但孔子因史記太繁不易記憶，因用歸納法摘要錄出，爲歷史研究的最妙方法。這個方法傳授子夏，子夏設教於魏西河，將孔子研究的歷史標準本魯春秋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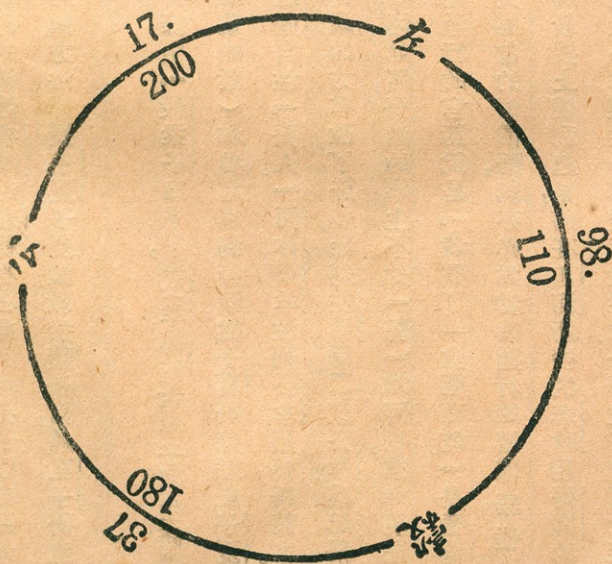
公羊的前輩穀梁的前輩（穀梁傳隱六年初獻六羽條引「穀梁子曰……」，公羊傳桓六年子同生條引「子公羊子曰……」，穀梁公羊當不能自引其語，當係引他前輩的話）和吳起等到西河從子夏研究歷史，子夏使各照魯春秋本抄錄一本。公羊的前輩是齊人（漢藝文志班固自注「齊人」何休公羊注列公羊用齊語甚多。）他從子夏西河那裏把春秋抄去，到了齊國教授門人，因用齊國的方言改了許多，如邾左傳稱「邾」，公羊禮記稱「邾婁」是東方人呼「邾」爲「邾婁」的；公羊到齊說邾如何如何，齊地的學生不知「邾」爲何物。猶如現在人說「我買了一盒葡萄乾」，鄉間人不知葡萄乾爲何物，那人當用通行的官話說是「我買了一盒葡萄乾」是葡萄不能簡稱「葡」，猶「邾婁」不能簡稱「邾」。但葡萄乾成了大都會的習慣語，邾亦必爲當時通行的習慣語。惟沒有「遠遊」的人，當不能知邾簡稱邾。公羊因這個緣故，爲教授上便利起見，將在西河所抄的春秋用齊國的方言改了二百多條，但原意尚沒失掉也不壞事。穀梁前輩是趙人（水經注「博陵有穀梁城」，博陵在今河北深縣，戰國初年屬趙）或魯人（藝文志注說魯人）因魯諸生多從孔子出遊，加以四方學者羣集魯地，是以魯人對於當

時通行的官話尚有幾分了解，故穀梁的春秋用魯方言改的比較公羊的春秋用齊方言改的為少。

左傳與公羊同音同字的為一七，同音異字的為二〇〇；左傳與公羊同音同字的為九八，同音異字的為一一〇；是左傳與穀梁關係較給公羊為淺了。而公羊與穀梁同音同字的為三七，同音異字的為一八〇，是穀梁與公羊關係較給左傳為淺了。換一句話說，是穀梁所在地距左傳較公羊為近，是以穀梁同左傳的字較公羊為多。

公羊穀梁的春秋有人說先係口授，至漢方著於竹帛的，不是在戰國初年從西河子夏處抄來的，但公羊穀梁的傳是至漢方著於竹帛的。
(公羊宣十五年傳說)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

三傳同音字關係圖



災，」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敍錄頁三七，說「六國時尚無直稱人君爲上者，以上之名庸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後，公羊遂用之稱宣公……公羊起于秦末。」穀梁傳初獻六羽條引「尸子曰」，按尸佼是商鞅師，鞅殺佼逃於蜀，時在周顯王三十一年。下距秦統一約一百年。總之未到秦火以後書籍尙多，不會有解釋的體例發生。公羊穀梁爾雅的解释體當係漢初人的著作。經是早從子夏那裏抄來的，古代經傳不是合併的（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春秋古經十二篇即左氏的春秋，經十一卷即公羊穀梁的春秋。）若公羊穀梁的經也是漢代方著於竹帛，其時「于」與「於」的用法早已錯亂了，如禹貢盡是「于」字，史記夏本紀引改爲「於」字的有十三個；公羊穀梁的經何不多用幾個「於」字，而與左傳的經相同，同用四個「於」字，不作介詞解呢？可知公羊穀梁的前輩早將孔子所著的春秋自西河抄錄了。至漢方將其個見的傳文著於竹帛上。

三 論語禮記未載孔子作春秋至孟子莊子始爲言及

論語禮記是魯國的作品，其中記載孔子的工作，何以這兩部書中不說孔子作春秋，到孔子後百年的孟子出來纔說呢？這是因孔子的春秋被子夏帶到西河去了，是以東方學者不知孔子曾作過春秋，是以在論語禮記中未記載。

孟子也是東方學者之一，他何以知道孔子作春秋呢？孟子在梁住的很久，孟子到梁時子夏死了不過七八十

年，子夏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從子夏研究過春秋的或有存者，孟子由這裏知道孔子作春秋的事，是以在他的書中有三處說到孔子作春秋。子夏的學生吳起，把子夏的春秋左傳帶往楚國，是以楚國的學者莊子，在他的書中批評孔子作春秋也有三處。

據上所列將春秋的作者三點疑問已解決了，是以孟子莊子說春秋是孔子作的，此說較爲可靠。

除孟子莊子說春秋是孔子作外，在春秋的本體上也有一點似乎可採，如三傳的春秋都於魯桓公二十一年載「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關於這種事實左傳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這個司馬是名孔父字嘉呢？還是字孔父名嘉呢？氏族略的孔姓說「宋公孫嘉之後，自孔父六世而生孔子。」經義述聞說「宋公孫嘉字孔父。」是宋司馬名嘉字孔父了。但他何以不稱名而稱字呢？穀梁傳於此條下說「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人也。」但左傳孔疏於此條下說「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孔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名，故杜以爲孔父是名。」王靜安師說春秋非孔子家譜不宜有祖諱。陳寅恪先生說春秋時多以字爲氏，孔子是孔父之後，孔父當是字。是這個問題已難解決，或者孔子作春秋時，爲避祖諱，不由不覺的把他先人的字寫到春秋上了。是以在這一點上說春秋的作者孔子，也似乎可採。

總上所列的結果，春秋的作者是孔子。

組織和內容

春秋的組織包括名稱和體例兩點，我先研究春秋這個名詞：

(一)名稱

春秋的名稱來源，據公羊隱公第一疏說：『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但按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教之春秋」，左傳昭二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是春秋的名詞在孔子以前就有了，當非因孔子春作秋成始名春秋。不過春秋二字，即表示編年史的性質。春秋的名詞既在孔子以前就有，但春秋是魯國歷史的專名詞呢？還是各國歷史的公共名詞呢？關於這個問題有兩主張：

(甲)春秋是魯國歷史的專名詞

孟子離婁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乙)春秋是各國歷史的公共名詞

墨子「吾見百國春秋」(隋李德林重答魏牧書引)

墨子『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明鬼）

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司馬侯對晉悼公語）

楚語『教之春秋』（申叔時對楚莊王語）

據上甲項看來，春秋是魯史的專名詞；據乙項看來，春秋是各國史的公共名詞。但就左傳載韓宣子見『魯春秋』三字看來，春秋上冠一魯字，說明所見的是魯國春秋，不是別國的春秋，可知除此本爲『魯春秋』外，別國也有春秋了。按『春秋』二字，以今名詞譯來，卽『歷史』二字。歷史也可簡稱曰『史』，是『魯之春秋』、『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猶現在所稱的中國史、日本史、埃及史、羅馬史一樣。

（二）體例

春秋的體例是和現在的魯春秋的簡單呢？還是如國語左傳的複雜呢？茲將春秋的首尾隱元哀十三全文列左：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賙。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按上鄭伯克段一事，據左傳的記載說：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按上左傳記載共四百七十一字，是鄭伯伐段事，不是春秋載的；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那九個字可明白的。但按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和那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私人的著作，洋洋萬言的本子是一類；和那國家的記載如魯春秋那樣簡單不能一樣。但按墨子所引的那『齊之春秋』和『魯之春秋』都是國家的記載；而『齊之春秋』不像『魯之春秋』那樣簡單。茲引齊春秋文於左：

『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油泚，掙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

由上看來，國家所載的春秋，也是長篇的，不像那魯春秋的簡單。是魯春秋原是很詳細的記載，如左傳國語一樣，後經孔子用歸納法把牠提綱挈領摘要錄出，如通鑑綱目的綱一樣。即史記所說的『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春秋不是完全由孔子將詳細史稿而歸納成簡單的。如春秋於隱元年共記七條事，而左傳中只載鄭伯克段于鄆一條；二年春秋九條，左傳連一條都未記；三年春秋記七條，左傳記春秋所有的宋公和卒一條；而於春秋所無的周鄭交惡，衛石碏諫立州吁的二條，牠也記在上邊。如果春秋是由詳細史稿而歸納成簡單的，何以隱元共七條事，左傳獨載一條，餘六條的詳細史稿何在？而隱三的周鄭交惡，衛石碏諫立州吁，兩條詳細史稿，孔子何不歸納成簡單的而列在春秋呢？這也可說孔子作春秋所據的史稿和子夏作左傳所據的史料不同，各就其他所知而載，所

以會彼有此無彼無此有了。但魯哀公十四年春秋絕筆後，續經是左傳的作者子夏所續的，那續經共二十五條，經有傳的九條，有經無傳的十六條，有傳無經的三條。左傳的著者他自己所據的史稿，何以有歸納的有不歸納的？這是所謂「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孔子作春秋將策上的大事歸納，簡牘上的小事照錄，但有事實不明瞭或善惡不足以爲後人鑒者棄之，故成了這一部提要的編年體的春秋了。

內容

春秋的內容，包括性質始終褒貶批評四項，今先就其性質言之。

【性質】

春秋的內邊究竟記載些甚麼？今據春秋提綱大約計之，列表於左：

伐		侵		事	實	次	數	事	實	次	數
晉	鄭	晉	齊	王	臣	會	伐	秦	晉	兵	爭
楚	楚	楚	晉	會	伐	鄭	伐	楚	越	兵	教
伐	爭	伐	鄭	伐	陳	伐	齊	伐	魯	魯	魯
許	陳	鄭	鄭	伐	陳	伐	齊	伐	魯	魯	魯
12	18	53	7	7	7	7	18	18	18	18	18
魯	齊	吳	秦	秦	晉	兵	爭	魯	魯	魯	魯
伐	伐	越	兵	爭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邾	魯	教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19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表 聘 朝 表

齊 魯 交 聘	魯 大 夫 如 周	王 臣 聘 魯	小 國 來 朝	公 如 晉	公 如 齊	公 如 京 師	共計二百七十二	內 大 夫 帥 師	晉 伐 齊	晉 楚 兵 爭	齊 伐 楚
公 如 楚	楚 秦 吳 來 聘	陳 魯 交 聘	宋 魯 交 聘	鄭 魯 交 聘	衛 魯 交 聘	晉 魯 交 聘			齊 晉 伐 戎 狄 戎 狄 患 國	宋 戎 曹	魯 莒 兵 爭
2	6	3	10	6	5	7			26	8	9

共計一百五十四

會盟表

雜例表

王	臣	會	共計一百九十八	魯	婚	姻	10	魯及他國宮僭侈災變	23
列國	會	盟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	魯	蒐	狩	9	日	36
11	107	13		魯	祭	祀	11	雩	2
內大夫及外大夫會盟	公及外大夫盟會	內大夫及諸侯會盟		魯	土	田	15	地	5
26	24	19		魯	城	築	29	雨雪冰雹霜水旱蟲災	59
			共計二百一十七						
			總計八百三十四						

據上表觀察春秋中記載的，如弑君的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君卒殺大夫等尚不在內，已有了八百多條，而其中的雩，地震，雨，雪，冰，雹，霜，水，旱，蟲災等八十四條的記載與平民有些關係，不過占十分之一，可見春秋是一部貴族史的

了。

【開始】

春秋的所始。據孟子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離婁下）

詩亡的遲早我是對於詩未研究的，友人陸侃如先生究詩有得，他說詩最晚的約在魯襄公初年（在春秋內一百五十年）是詩未亡春秋已作了一百五十年了。按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春秋天子之事也。」以王者迹熄的詩亡，天子之事的春秋作連句，是「詩亡然後春秋作」指大雅小雅而言了。因雅有歷史性，春秋就是歷史，二書本相類，雅亡就有春秋替代了。不然楚語申叔時對楚莊王說：「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荀子勸學「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功，春秋約而不速。」儒效「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徵也。」是詩與春秋本不相類，何關於詩亡而後春秋方作呢？

據墨子說：

「攻其隣國，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墨子魯問）

按攻殺的事書在竹帛上，在當時看來爲「傳遺後世子孫」作紀念用；在後人看來「聳善抑惡」就成了春秋了，當西周時諸侯各相安無事，自幽王遭犬戎的蹂躪，周室東遷後，隨平王遷的諸侯，各吞併東都附近小國以謀地盤，於是戰端引起，彼此攻殺不已，竹帛上的記載不息，是以各國的歷史或詳細歷史從此記起來了。試觀：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史記秦本紀）

「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記六國表）

「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左傳昭十五年）

「晉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史記晉世家）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

按秦文公十三年，即周平王十八年，秦於平王中年始有史以紀事，但無日月，其簡略可知。晉史自孫伯黶時已有，惟那詳細的史或係由辛有的二子董之始；按辛有是平王初年人（見左傳僖二十二年），其二子爲晉史官當在平王中年或末年。史角（即大史）往魯當係平王非桓王，因桓王與魯惠公不當代。是秦始有史在平王中年，晉有詳史因辛有的二子於平王中年到晉，董之，魯有詳史亦當因史角於平王中年或末年到魯，被留。史角到魯適逢魯惠公中年，魯雖有了詳史，但欲從新編輯一國的歷史，從那一國的君主中年起，不如從初年起爲好，是以春秋起於魯隱公元年了。況各國的史到了隱公初年大都記載的都完備了，孔子採集來作春秋於隱元有「鄭伯克段」

鄆，二年「莒人入向……鄭人伐衛，」三年「葬宋穆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有那不關魯事的記載。是魯春秋的所始與各國事同一例，皆因戰爭而起的。史通惑經「觀汲墳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是各國的歷史也到了東周初年纔詳細了。

【終結】

春秋的所終。春秋終於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前篇已說過了。但春秋係孔子作的，孔子卒在魯哀公十六年夏，春秋何以不終十六而終於十四年呢？按史記孔子世家說「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史記的記載，孔子是因西狩獲麟感覺他的道窮，要想自見於後世因作春秋。但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因世道衰微邪說暴行的原因，與西狩獲麟並沒關係，即西狩獲麟一事，據左傳上的記載只說「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也未見他老先生有甚麼「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大了不得的事，痛哭了一場。是孔子作春秋終結到獲麟，並不是因為獲麟的緣故。

公羊隱公元年疏說「孔子厄陳蔡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猶在獲麟之後也。」但按莊子天運

篇說：『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是孔子於他五十一歲以前已治春秋，時在獲麟前二十年，當非獲麟後始着手著作春秋了。

春秋一書中四分之一記的是魯國事，餘四分之三記載的是晉楚邾莒薛滕吳秦十餘國事。是孔子作春秋不獨根據魯史稿。又參看其他國的史稿了。莊子天運：『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按「西藏書於周室」即西求周室所藏的書。公羊疏引閔因敍說：『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史記六國年表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是各國的史記有藏在周室的，孔子作春秋當借爲參考；於是西去索求，又命子夏等十四人往求。搜集材料既費許多周折，由策上詳細，史稿歸納成簡單的，並加上簡牘上舊有的簡單的，合針起來，這種工作亦非易事，按獲麟距孔子卒纔二年，若獲麟後纔動手工作，時間上亦來不及。

公羊隱公第一疏說：『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

按上列的記載誠屬可笑，這是漢代的學者爲求榮於當道起見，把孔子的春秋穿鑿附會起的。蓋孔子作春秋到了魯哀公十四年，再往下編纂史料是沒法搜集的，因而停筆。但停筆處適逢獲麟，麟爲中國向稱祥物，是以後人就有一種種的附會。

【褒貶】

春秋的褒貶是絕對沒有的，公羊穀梁牠以春秋一個字都有褒貶，這是靠不住的。上文已舉出左傳公羊穀梁牠三傳內的春秋，異文上有三百多條；又有這本有的事那本沒有，如襄五年諸侯救陳事，左傳的春秋共九國，公穀的春秋共十三國，多了莒邾滕薛四國。莊二十八年左穀的春秋說「公會齊人宋人救鄭。」而公羊的春秋多一邾婁人。定十三年會于垂葭，穀梁少一衛侯。究竟根據那一個本子說春秋中以一字爲褒貶呢？

楚語申叔時對楚莊王說：「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說：「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熟能」對曰「羊舌肸善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按善行惡戒是以過去的事實作鑑借哩。未經孔子改過的春秋不見有甚麼褒貶在內，卽孔子改過的春秋，據孟子說也無褒貶在內。他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按亂臣賊子懼，卽某人弑其君，則春秋上直書某人弑其君，如隱四年春秋載「衛州吁弑其君完」是某人弑其父，春秋上直書某人弑其父，如文元年春秋載「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是直書其事使亂臣賊子一看就懼。若用上其他的字來褒貶，不直書弑君弑父，那麼亂臣賊子非把公羊穀梁和左傳中的解經部分，文字讀熟，義理懂清，不能生畏懼嗎？孟子對於孔子的春秋也沒有甚麼褒貶在內。孟子引孔子的話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孔

子說他把魯春秋的原文大義抽出來歸納了。又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孔子說他用歸納法編述春秋，於歷史上大受影響，知我罪我就在這歸納的工作上。是不見得有甚麼褒貶在內。

孔子作春秋上自魯隱，隱公距孔子作春秋時二百多年了，孔子對於隱桓莊僖間人作事，好卽寫好，壞卽寫壞，我想隱桓莊僖間人早已死去，當不能與孔子爲難，孔子有甚麼害怕處不敢直書其事，而用上個人不易明白的模糊字來作褒貶呢？例如我們現在人說明末清初人的是非，難道他們的後人還合我們爲難不成？

春秋是魯史孔子在魯作成的，晉楚齊秦人的是非孔子直說他，猶如我們現在說英法日人的是非，英法日不能派人到我國來捕我去。那麼孔子還怕晉楚齊秦的人到魯國去抓他嗎？

據上兩點看來，春秋內的：

隱桓莊僖非孔子當身的時代無褒貶

晉楚齊秦非孔子當身的本國無褒貶

按上似乎說春秋於定哀的時代，對於魯國的當道，因其人存勢在，將他所作的事，不敢公然有所是非，內裏藏着一點褒貶，此說或者可說。但當孔子時，季氏在魯握權，孔子對季氏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孔子在魯當道前用懇切的話告訴他，在學生前對於魯當道用一種嚴厲的態度對待他。孔子對於他當身當局既如此對待，安能對他學生講起學來，在那

講義中不敢直說其是非，用一種隱語來欺哄魯當局，將那隱語的微旨口授給學生，待魯國亡了方敢書於竹帛上。那有此道理！左傳於哀十一年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可見孔子身分之高。孟子也說：「處士橫議，」可見當春秋戰國時，各種學術均能公開研究，當局不加以干涉。而況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貴族史，對官庭有益無損，官庭何爲干涉？孔子何害怕不敢直書其事。莫非是孔子故爲隱語以難後來的學者嗎？這都是秦火以後，古籍難讀，解釋的人對於義理有不明瞭處，強加個意見說其中有褒貶，以便掩飾他解釋不通的地方，把好好的一部上古史，見作聖經看，其毒種了二千多年還未解，可惜可笑！

【批評】

春秋的批評。上文已說過春秋沒有褒貶的神祕在內，是春秋一書是上古的一部簡略史了。沒有甚麼可批評的，不過略有數端，試舉於左：

(一) 記載失實

春秋於莊七年載「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

關於「星隕如雨」的解釋，公羊傳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按現在所隕下來的星，研究牠的成分，大半是鐵和石的質料構成的。星是固體的而且大小也是不相等的，假

使星和米粒豆顆的大小，不惟在天空的反光射不到地面人看不見牠，不知牠是星，即是牠隕下來人看了牠，只說是風吹了砂子落下來，也不知牠是星，那麼春秋上所載的「星隕如雨」的星，假使和鷄子大小的一樣，牠隕下來人看見了，纔知牠是星。雹是水汽凝結而成的，和冰一樣，牠的硬度無論如何比不上星。但是雹如鷄子的大小和雨一樣的降下來，那些房屋草木部被毀壞了，爲災是很不小了。像那如鷄子的大小或者還大的星和雨一樣隕下來，其災不是更大了嗎？何以春秋上在隕星後不書災呢？只於莊七年即西元前六百八十七年四月辛卯日的夜間存那「恆星不見，星隕如雨」的現象，沒有這個問題，是要請教於天文家的，不過春秋記載以情理推之，是說不下去的。

公羊傳的作者，看到春秋這裏知道不近情理，他說春秋的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是太不近乎情理的，後經孔子筆削了成「星隕如雨」。這是公羊傳的作者推想之詞，原來恐不如是。（按彗星的墜落有似將及地而復起的現象，或者春秋原文記載確是，後經孔子改爲星隕如雨是不通了。）如果星和雨同時並降，爲災是不小了，而春秋上不書災，是知牠記載失實的了。

(二) 記載遺漏

左傳僖二十六年載「齊人伐魯，魯使展喜犒師，齊侯問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此事亦見於魯語。是魯當僖公二十六年有饑饉的事發生，而春秋上不

見書「饑」「災」等字，可知春秋上的記載有遺漏了。但春秋是一部簡略史，如有傳無經文很多，那麼也可說春秋遺漏很多了嗎？但饑饉是魯國的事，而且是平民最大的一件事，孔子也是一個平民，他作起春秋來應當照前後的例子照抄上個「饑」「災」等字，以便後人考察先世平民所受過影像，今春秋不如此，可知是遺漏了。

(三) 文法不一致

春秋上的文法不一致的，如僖十六年記「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按「六鷁退飛過宋都」一句，文法是平常的，暫不講牠。惟「隕石于宋五」一句，有些問題。按「隕」是動詞；「石」是名詞；主格或賓格。「于」是介詞；「宋」是介詞後賓詞；「五」是附於石字的形容詞。是「五」形容「石」，則「石」與「五」不宜離開；假使其文爲「五石隕于宋」，或「隕五石于宋」，這都是文法上普通組織了；但若爲「于宋隕石五」，已爲文法上的特別組織了。斷不能將「石」與「五」離開，作「隕石于宋五」講。假使上文作「隕石于宋五」講，則下文應作「是月退飛鷁過宋都六」；今下文作「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講，則上文應作「五石隕于宋」。如此則文法組織方爲一致。公羊傳的作者，他看見春秋上這一段文法不一致，他強用修詞學來解釋，他說：「『實石』記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但論語載孔子說「辭達而已矣」，孔子他一方面主張「辭達」，一方面又在春秋內用修詞學的工夫。是何故呢？觀史通感經知前人對春秋已加過批評了。

前人將春秋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以我看來春秋不過是上古史的一部分簡略史了。

春秋的版本

春秋的版本，據十三經注疏內左傳有左傳的校勘記，公羊傳有公羊傳的校勘記，穀梁傳有穀梁傳的校勘記。皇清經解內有春秋異文箋，對於春秋自唐宋以來校勘甚詳。余對校勘素無工夫，對於版本問題，當無貢獻；但舉其大的地方略說幾句。前看春秋繁露說春秋『文成數萬』史記亦引此文。按數萬當非一萬，在二萬以上方可稱數萬。今春秋共一萬六千餘字，去二萬尚差三千八百餘，何得說『文成數萬』呢？余疑今本春秋文有脫遺，茲舉其大者於左：

『春王正月』以下無文的爲隱元。桓十二。莊元，五十一，十九，二十一，三十。閔元。僖元，六十二，十四，三十三，三十二。文八。宣十一。襄三十一。昭十，二十。定二，九。

『夏四月』以下無文的爲桓九。莊十二，十九。文八。宣六，十八。襄二十二。昭十四。定三，七，十一。

『夏五月』以下無文的爲莊二十二。而桓十四有『夏五』二字而無月。

『秋七月』以下無文的爲隱六，九。桓九，十三，十八。莊四，十三，二十。僖十，十二，二十四。宣十二。昭十二，二十九，三十二。哀八。

「冬十月」以下無文的爲桓元，十三。莊十五，十八。宣六，成元，十一，十二。定七。哀九。

據上空記其月而未載其事的共有六十餘條，若無其事何必空書其月？公羊對此略加解釋，牠於隱六秋七月條下說：「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成年。」按公羊的說法，四時具纔能成年。但按桓四年春秋書「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七年「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兩年的夏後均無秋冬。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四時不具，年何能成，公穀何一言不發？是書空月係脫文。不然，定哀在孔子時，孔子當將他所見聞的寫在春秋上，何定哀二代有空月九條。定七年的一年中有空月三條。哀九年去孔子的春秋絕筆只五年，孔子何無所聞，寫了個「冬十月」把牠空起來，下再無文可寫呢？按獲麟後子夏尙續了春秋二年，難道子夏不能將此冬十月的空月填上事實嗎？可知這是脫文非孔子故爲空月了。

桓三，四，五，六，八，十一，十二，十四，十六，十七年，皆爲「春正月」無「王」字；但桓元，二，十，十八年，皆爲「春王正月」有「王」字。一公的年代中，有的有「王」字，有的無「王」字，當非其是；是有「王」字的是原文，無「王」字的當是脫文。

春秋的脫文不獨在空月中，即文句的裏邊也有，如桓十四年的「夏五」二字，公羊說他「無聞」即不解其

故莊二十四年的「郭公」二字，公穀強連上文來解釋。又如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這一段文字究說甚麼，誠不可解，當有脫文。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其大夫是誰？沒有姓名當係脫文。又同年傳「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按諸侯當非一侯，魯文公在扈地和那幾個相會，何不舉出？按文四，五，六，七，共四年中無諸侯的相會事，這個「諸侯」二字，當不是承上文而來的。又說「晉大夫」晉大夫究竟是誰？也沒舉出名字來，可知這均是脫文了。

上說的脫文是就現在的本子能看見的，又有已脫的爲我們不知道，在別的書中看出來的。如漢書楚元王傳附的劉向傳載劉向說：「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教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今春秋中沒有這「尹氏，殺，王子克」六個字。

上脫文是就三傳共同的地方，若將三傳互相比較一下，彼此脫文的地方很多，如文元二月癸亥朔日食，左穀脫一朔字。昭二十三公如晉，至河，公有疾，左傳脫一公字。莊十六年會幽，共，十國，左氏，脫，一曹伯。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脫，一與，字。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左氏，脫，一宋，字。僖八年，盟，于洮，左穀均脫了鄭世子，華，四字。據春秋異文箋所列，三傳彼此互校脫文甚多，茲不贅述。

據上看來，春秋脫文很多，當董仲舒時春秋尙「文成，數萬」到現在脫了三千多字，剩下一萬六千多字了。春秋除脫文外，尙有彼此互改的，換一句話說，左傳據公穀的本子改了的也有，公穀據左傳的本子改了的也

有如漢書五行志「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文十三年左穀「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屋壞」是公穀經於文二年爲「大事於世室躋僖公」了）是左傳的經爲「太廟」公穀的經爲「世室」在漢班固時尚有分別，後人據左傳的春秋把公穀的春秋改了。僖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一事，今本左傳公羊穀梁的春秋都作「丕鄭父」但按左傳的文說：「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是傳文丕鄭下無父字（國語亦同）公羊疏也說「左氏經無父字」在唐徐彥時尚有分別，後人據公羊穀梁的春秋把左傳的春秋改了。

春秋除脫文互改外尚有竄入的，如襄二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按「宋災故」三字，當係竄入的。因爲春秋不能自注解牠的事。若因宋災會于澶淵，應如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應說「會于澶淵以成宋災」不應說「宋災故」這個「故」字與左傳中劉歆竄入的解經的文氣正相似，即春秋全部中除過這個「宋災故」以外，並無第二個類似這種自注的文法，可知是竄入了。但唐石經「宋災故」下有「也」字，這又是僞中之僞了。其他竄入的如記孔子生及續經這是顯而易見的不用說了。

春秋裏邊除脫文互改竄入外尚有次序錯亂的，如晉惠公卒一段，原在僖公二十三年末段「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前，今放在僖二十四年末段「冬，天王出居于鄭」後。豈是僖二十四年春晉文公即位，文公即位將一年，惠

公纔死嗎？中間懷公一代跑到甚麼地方去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已在述學社國學月報第二卷第二號發表了（原題爲晉惠公卒年考）。

春秋中又如將陳侯鮑卒記了甲戌己丑兩個日子（桓五年）將己未戊寅相隔四十天的事，記在一個月中（襄三年六月）又於一個月中記了『丙戌』兩個日子（桓十二）可知現在的春秋本子是極錯亂的了。

附竹書紀年

春秋是影響於竹書紀年的，據晉書束皙傳說：『紀年……大略與春秋多相應。』隋書經籍志也說：『紀年……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相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是春秋與竹書紀年的體例文義相同了。

春秋內的介詞全用『于』字無『於』字，前篇已說過了。竹書紀年著作時與孟子同，在左傳論語後，其時『于』字與『於』字的用法已錯亂了。何以於紀年中全是這『于』字呢？這是他做照春秋的緣故。他做照春秋處又如春秋對楚先稱爲『荆』後改爲『楚』，紀年於周昭王十六年記『伐楚荆』（初學記七引），於晉武公十三年記『楚及巴滅鄧』（路史國名紀引），春秋對那越國稱『於越』，紀年於晉出公十年記『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史記越世家索隱引），春秋亦有稱『越人』處，紀年於王七年記『越王使公孫隅來獻』（水經河水注引），春秋

於牠的末年尚用「於越」紀年也。於牠的末年還用「於越」如梁惠成王十四年記「於粵子無顯」(史記越世家索隱)。又如春秋記「隕石于宋五」爲春秋上一個特別文法，而紀年也有「隕石於宋五」(見史通惑經原注引)一句記載。這真是所謂「孔步亦步，孔趨亦趨」了。

竹書紀年既受了春秋的影響，何以紀年則有「益于啓位啓殺之」太丁殺伊尹」(見晉書束皙傳)大異經傳的事。按竹書紀年記載夏殷而多與經傳不合的地方，是戰國時的一種傳說。茲據例以證：

燕策蘇代謂燕王噲說：「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

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按蘇代的話已可證明戰國時人對於「益于啓位啓殺之」的事亦有一種傳說了。但孟子對啓益的事，他以爲禹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因而能繼舜；益相禹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因而不能繼禹。但據尚書上的記載，禹獨相舜，益相舜又相禹；以益相舜與相禹合計起來，何見得「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呢？禹能繼舜，益不能繼禹，在功德的大小，不在歷年多少，施澤於民久與不久的問題。孟子是戰國的一個大學者，他對於益啓的事尚沒懂清楚，那麼作竹書紀年的人是採當時的傳說了。

太丁殺伊尹他書雖未多載，但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不然……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但他一方面又說『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孟子的話不是矛盾了嗎？孟子又對萬章說那湯伐葛的一段故事約百餘字，他終結引『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斷語。如果他對於殷湯時代有史料可據，應直書其事，何必用引書作斷語？他引書曰『葛伯仇餉』四字演譯了一百餘字，可知他無史料可據。即孔子嘗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在春秋末年，對於夏殷史料已無可據，向後的戰國時代人除非特別發現，當無夏殷史料可據，其言必難正確。按晉書束皙傳說紀年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的話。如果作紀年的有正確史料可據，應直書其事，如春秋那樣記起來，我們從周受命數到穆王時，自然就知年若干，何待他作者總括起來說『百年』而辯其非『百歲』呢？可知採傳說而記了。

竹書紀年對於古事採時人的傳說，即對於他本國的歷史也和別的書上記載一樣，茲列舉於左：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魯桓二年，西元前七一〇年）

左傳昭十五年『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周平王中年，約西元前七四五年）

史記晉世家『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

紀年據隋書經籍志說：『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周宣王四十四年，西

元前七八四年)

按上晉國歷史紀元，一說是西元前八四一年，一說是西元前七八四年，一說是西元前七四五年，一說是西元前七一〇年，四說合計起來相差一百三十一年。其中說紀元起的最遠的爲史記，但史記是根據左傳國語來的，今先把左傳國語解決了，史記就容易說了。左傳說辛有的二子爲晉董史，辛有是平王初年人（見左傳僖二十二年），其二子爲晉的董史，當在平王中年即西元前七四五五年左右。左傳桓二年記「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惠之四十六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涇庭之田。涇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記「曲沃武公伐翼。……」按桓二年的傳似爲追記體，當以昭十五年的傳爲據。左傳桓二年是追記下來的，那麼史記晉自靖侯以來，當係根據追記的史料來記載的。況史記說「自靖侯以來年紀可推，」「可推」是尙無直接的記載由推算而來的。是以史記記載晉史紀元在西元前八四一年爲不足據。由此看來，紀年自晉起自殤叔也是追記了，但其追記尙無左傳桓二年傳追記的遠，是竹書紀年的記載尙不出左傳的範圍。竹書紀年雖是戰國時人的作品，但在東周以前採自傳說所載不足信；由東周到三家分晉記載的不如左傳詳細也不可取；惟自三家分晉後至魏襄王二十年，其間史料雖簡，總還可靠。（我是一個研究上古史的，擬將先秦古籍都加考證，因王靜安師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已工作好了。故我對於紀年再不加以此

考證，在此多說了幾句話，就算完事。）

子夏傳孔子的春秋到西河，西河人對於春秋看得很寶貴；但在西河的當道看起來，春秋是魯史不是魏史，於是命西河的學者做春秋的體例纂魏史以爲他的殉葬物竹書紀年。

左傳的研究

作期

左傳著者的年代，有主左丘明爲之，與孔子同時的。有以左傳中有庶長與臚，疑爲戰國後制。甚至知鄭先亡，知秦統一，疑係漢人劉歆割國語做成的。甲是乙非，辯論甚久，曾未解決。茲將我的主張，依法院判決書式，臚列於左：

揭要（正文）

著者係周威烈王

元年以後
二十三年以前
的人

（一）著者最早的年代

周威烈王元年以後

（1）從文字中看出的

——著者曾見及趙襄子卒（即周威烈王初年）

左傳的研究

【證據】

哀二十七年傳最末段「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考證】

哀二十七年已無經，當非後人因解經而竄入的。

【論斷】

左傳的最末段有「趙襄子」按襄子是卒後的證法；襄子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著者說襄子是著者係周威烈王元年以後人了。

(2) 從統計圖上看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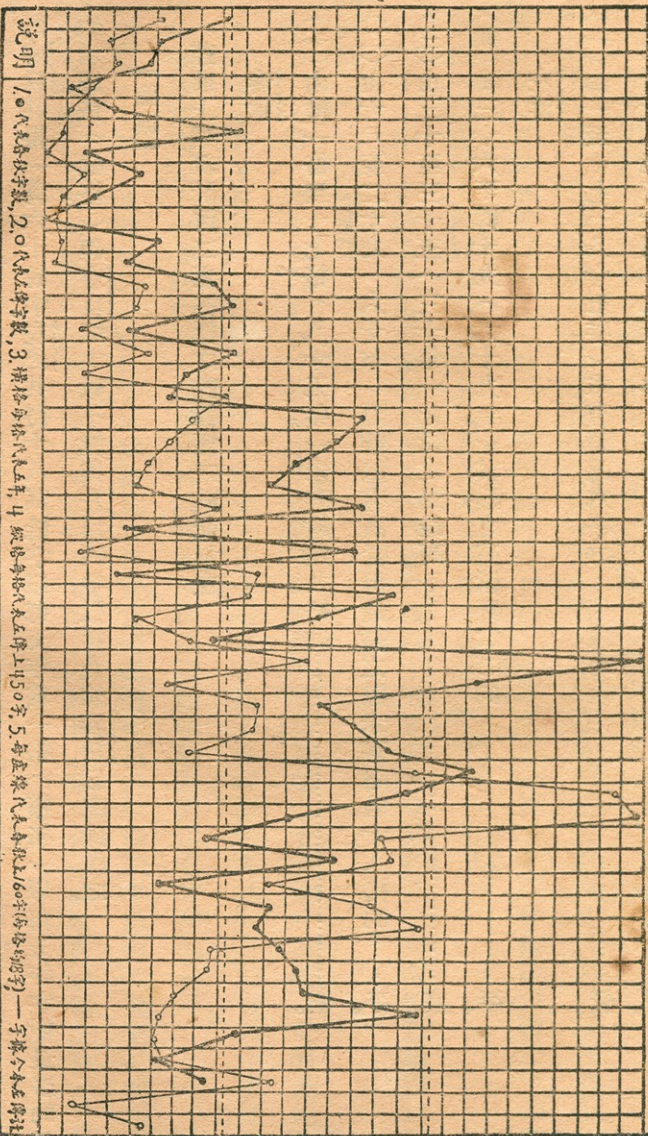
——著者係左傳絕筆後二十餘年人（即周威烈王初年）

【證據】

春秋左傳記事詳簡統計圖

春秋左傳記事年簡統計圖

民國十五年十月十日



說明

1. 春秋左傳記事年, 2. 春秋左傳字數, 3. 橫格分條代數, 4. 縱格分條代數, 5. 每虛線代數

簡表實錄

【說明】

計春秋共得一萬六千餘字。左傳共得十八萬餘字，以每五年爲一格（橫格）；以每五年字數最多的爲頂格，最少的爲底格（縱格）。但春秋的字數，不能與左傳的字數適合，故春秋以虛線代之。

【論斷】

茲將上列統計圖二者高低之點觀察之，約記於左：

春秋

- (一) 由橫一格至十七格（八十五年），未有超過九格的……低。
- (二) 由十八至二十九（六十年），點雖忽有高低，但最高之點未有超過十八格的……平。
- (三) 由三十至三十五（三十年），此段之點最高……高。
- (四) 由三十六至四十九（六十九年），其點之高低與（二）同……平。

左傳

- (一) 由一至十七（八十五年），未有超過六格的……低。
- (二) 由十八至三十四（八十五年），點雖忽有高低，但最高點未有超過十二格的……平。
- (三) 由三十五至四十二（四十年），此段三點最高……高。

(四)由四十三至五十一(四十五年)其高低之點與(二)同……平。

由上列的觀察，而推求高低的所由(暫以春秋計)茲列於左：

(一)……低 公羊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條下說：『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十一經音訓引汪克寬說：『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日百十有七。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略同，而日數倍。』作史的人，所搜集的材料，愈遠愈簡，乃是當然之理，此(一)之所以低了。

(二)……平 史料遠簡近詳，當然之道；此段在前段後八十五年，在孔子前約八十年，其點當較前段爲高，後段爲低，此(二)之所以平了。

(三)……高 此段去孔子生前約三十年，去孔子卒約百年。按孔子年七十三而卒，其時人之壽高的，亦不過七八十歲。當孔子作春秋時(哀公十四年)年長於孔子的，或與孔子年相當的，多已物故。按古人以卒後方將其生平的事蹟宣佈，孔子於其時作春秋，所得的材料爲多，故於此段記載特長，此(三)之所以高了。

(四)……平 此段在孔子時，孔子耳聞眼見的事實，當較獨憑搜集的材料爲多，應當此段更高，何以反落於平？是因人未死亡，事蹟未曾宣佈，無所根據，故記載的不多；但不落爲低者，賴有親見的事實以爲之補，此(四)之所以平了。

按上列的觀察，求出春秋的高低平點的所由，以此原理推求左傳的高低平點的所由，理是相同的。按春秋的

最高點，後九十餘年爲春秋的著者孔子卒；今由左傳的最高點，亦向後數九十餘年，當能知左傳著者的年代；這是用數學中比例法由已知數求未知數，用此方法推求的結果，著者係周威烈王初年人了。

(二) 著者最遲的年代

(A) 著者未及見魯季氏亡

——魯季氏不知亡於何年，似著者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八月後離魯他往。

【證據】

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考證】

此傳不解經，史記魯世家以引此文。

【論斷】

昭二十七年傳「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昭三十二年傳「晉史墨曰：「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按上季氏逐魯昭公，自攝國政，是筮所謂「敬如君所」……應。

史記魯世家「悼公之時，三家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按上季氏於周考王時尙存而甚強，又孟子的費惠公，注家或謂爲季氏後，果爾，則季氏與魯並存，爲時頗久。是

卜所謂「季氏亡則魯不昌」……不應。

季氏的卜不應，而筮則應，豈卜不如筮嗎？是有故在。左傳載魯哀公於二十四年往越，二十五年四月返魯；至二十七年載「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著者以越在當時甚強，又與魯爲鄰，其力足以亡魯；哀公前曾去過越國一次，茲次又往越乞師伐魯去三桓；在著者理想中，果乞師至，那麼「季氏亡則魯不昌」了。故於其先捏造卜辭說：「季氏亡則魯不昌。」實際師未乞至。季氏未亡，是著者於魯哀公往越後，卽離魯他往；魯後衰弱，無大事可驚動列國，著者再未聞得魯事，不知魯哀公乞師的結果如何；以理想推測，如乞師至「季氏亡則魯不昌」了。是著者未見及魯季氏亡了。

(B) 著者未及見齊田和爲侯

——係周安王十六年以前人

【證據】

莊二十二年傳「陳完奔齊……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媿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

後亡也，成子得政。」

【考證】

此傳不解經，史記田完世家已引此文，太史公贊亦稱之。史記探源第五陳杞世家齊懿仲條下說：「案此無漢學家言。」

【論斷】

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田穉孟夷生潛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卒，生桓子無宇（五世）。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其昌）。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乞卒，子常代立。田常卒，子襄子代立（八世）。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莫京）……襄子卒，子莊子白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立爲侯。」

著者於卜辭後加「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陳桓子始大於齊——五世其昌。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成子得政——八世莫京。」數句評語，是著者明將已見的事實加入；既有先入的成見，故捏造卜辭了。總之卜云「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是著者見田完八世孫襄子以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已有代齊之可能，故如此說。但按田完十世孫和爲侯，卜何不說「五世其昌，十世爲侯」呢？是著者未及見田和爲侯，故不爲之預言。按田和爲侯，在周安王十六年，故知著者係周安王十六年前人了。

(C) 著者未及見周三十世與七百年

——係周安王三年以前人

【證據】

宣三年傳楚子問鼎，王使王孫滿對曰：「成王定鼎於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考證】

此傳不解經，史記楚世家已引此文。

【論斷】

欲明此卜的應否，先看周的世系及年代。茲列於左：

- | | | | | |
|------------|------------|------------|------------|------------|
| (1) 武王 7 | (2) 成王 37 | (3) 康王 26 | (4) 昭王 51 | (5) 穆王 55 |
| (6) 共王 12 | (7) 懿王 25 | (8) 孝王 15 | (9) 夷王 16 | (10) 厲王 37 |
| (11) 共和 14 | (12) 宣王 46 | (13) 幽王 11 | (14) 平王 51 | (15) 桓王 23 |
| (16) 莊王 15 | (17) 釐王 5 | (18) 惠王 25 | (19) 襄王 33 | (20) 頃王 6 |
| (21) 匡王 6 | (22) 定王 21 | (23) 簡王 14 | (24) 靈王 27 | (25) 景王 25 |

(26) 敬王 44

(27) 元王 7

(28) 貞定王 28

(29) 考王 15

(30) 威烈王 24

(31) 安王 26

(32) 烈王 7

(33) 顯王 48

(34) 慎靚王 6

(35) 赧王 59

共三十五世，八百六十七年。

史記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居九鼎焉。」是計其「卜世三十」應從成王起；「卜年七百」應從成王七年定鼎於郊廓起，計得三十世爲安王，七百年爲安王三年。但安王後還有四世，一百五十三年。這卜是應了一半，沒有全應。

楚子問鼎，在定王元年，其時去三十世，相差九世；去七百年，尚有一百八十六年。但能知三十世恰是七百年，不是著者據已見的事實竄入是甚麼？然按此著者係周之三十世七百年（周安王三年）時人嗎？不是。當周考王的初年，周室有內亂，考王又封其弟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因有東周之號（見史記周本紀）。周室內部分裂弱小，不適用於競爭生存的時代。外則西與秦爲鄰，時秦未強大，不足爲周室害；北與晉爲鄰，時晉政在三家，不暇外顧，是亦不足爲周室害；東與鄭爲鄰，時鄭居四戰之中，弱小不足爲周室害；惟南鄰楚國，甚是強大，已滅陳蔡。在著者理想中，楚始則盡吞漢陽諸姬，中則問鼎，而終滅周，亦屬可能。然當楚子問鼎時，欲滅周室，則爲未可。當那時強大的諸侯，猶有藉天子之名以號召的，如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時在楚子問鼎前二十年）是著者執筆至楚子問鼎見原稿爲「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史記周本紀是如此記載。）王

孫滿的辭究是甚麼？史有闕文，不得而知；而著者乃竄入自造的卜辭說：「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著者在周威烈王初年觀察，周內有分國之舉，外有強楚與鄰，周室所存，當屬無幾；時爲周之二十九世……六百八十餘年，去那三十世七百年不遠，是以整數言之，爲「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哩。總之，著者未見及周之三十世七百年（若見到時，周未亡，著者何能如此說。）周之三十世七百年，爲周安王三年，是知著者係周安王三年前人了。

(D) 著者未見及魏斯爲侯

——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人

【證據】

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考證】

此傳不解經，史記魏世家已引此文。

【論斷】

史記魏世家「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立（後二十二年魏文侯列爲侯。）」

按上列的事實，晉當幽公時，三家已有列侯的可能，特周室於形式上尙未承認哩。著者觀此情狀，故於述其所

始時，捏造卜辭，以爲張本。按卜辭說：「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是知其子孫爲侯了。然不用肯定語說：「復其始。」而用斷定語說：「必復其始。」是著者尙未見及畢萬的子孫爲侯，而已斷定其有爲侯的可能了。况昭二十八年傳說：「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是著者祝禱魏長有後於晉了。如果著者見及魏斯爲侯，是魏已脫晉獨立，應說「其長有後於魏」，不應說「其長有後於晉」了。按魏斯爲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知著者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人了。

以上(A)(B)(C)(D)四條，皆從卜辭中看出來的。按論語爲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梁惠王孟子對滕文公說：「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是孔孟尙不知卜，於此可見。卽左傳的著者，於桓十一年楚蒲騷之役傳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古代的迷信未去，疑以卜決，容或有的。而使卜辭與後世的事實，若合符節的，不是著者竄入是甚麼？况且於周威烈王初年以前的卜辭都應了，如：

魯季氏的「敬如君所」；

齊田和的「五世其昌，八世莫京」；

周室的「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但於周威烈王初年以後的卜辭都未應，如：

魯季氏的「季氏亡則魯不昌」

仲尼說「趙氏其世有亂乎？」

君子說「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由上列的卜辭看來，著者確是周威烈王初年人了。但著者何以竄卜辭於事實中呢？按春秋之世，始由諸侯強大，終結大夫專政；而大夫專政的大者，莫如三桓、弱魯、韓趙魏三家滅知伯，勢將有晉、陳成子弑簡公，亦將有齊；故著者於此三者之先，皆造卜辭，說將來如何如何，似局勢已爲天定；如著紅樓夢的人，於其書首先書甄士隱的夢，繼又書賈寶玉的夢，全書所載的事，均由此引起，正與此同。這都是文人弄其筆墨，先爲張本哩！

(三) 反證

由上六點論斷的結果，證明著者係周威烈王元年以後二十三年以前的人。但持反對之說的，亦有數點，茲言於左：

(甲) 衛遷帝丘卜

——此卦未應不足據

【事實】

傳三十一年傳「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

【反說】

日人橋本增吉的左傳製作年代考引飯島氏說：「據史記衛世家，居帝丘三百九年，即西元前三二〇年，離濮陽去號稱君。卜曰「三百年」以大數言之，此預言之中者也。」（見日本史學雜誌第七號第五一〇頁）

【正證】

左傳本條下疏說：「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三十年，衛元君乃徙於野王。」

漢書地理志「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顯項之虛，故謂之帝丘。……成公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

【論斷】

衛遷於帝丘。後三百年，周顯王四十年。據史記衛世家說：「嗣君五年（即西元前三二〇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並沒說從濮陽徙，日人何得說：「離濮陽」呢？此卦獨曰三百年，係有三百年的安呢？亂呢？還是至三百年時亡呢？遷呢？按「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爲連貫語，當仍以遷言之；但據疏的考證說是至四百三十年方遷，此卜是不應的。故欲以此卜說著者係衛遷帝丘後三百年（周顯王四十年）時人，爲不足據。

秦寧公時有庶長春秋時有臘不足據

【事實】

襄十一年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僖五年傳「宮之奇曰：「虞不臘矣。」」

【反說】

陳氏說：「其書稱「虞不臘矣，」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

朱子說：「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均見十一經音訓引。）

【正證】

史記秦本記「甯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懷公四年，庶長卨與大臣圍懷公……

……出子十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孝公拜商鞅爲左庶長……十二諸侯年表秦景公十五年「我使

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六國年表秦厲公十年「庶長將兵拔魏城。」

左通補釋「臘，祭名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臘亦謂之蜡，周蜡於十二月，秦臘於

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史記秦惠文王初臘，

正儀曰：「始效中國爲之，」亦明臘不自秦始……據晏子春秋二云：「景公令兵磚冶當臘冰月之間而寒。」則春

秋時有臘矣。」

【論斷】

秦的庶長爵，在史記秦本紀載秦寧公時已有，時在左傳所載的「庶長」前一百三十六年，是庶長不是左傳創始了。況左傳中所載的那庶長，同時又見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秦庶長鮑伐晉，不獨左傳有了。且史記於秦本紀載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時在秦寧公卒庶長爲亂前四十九年。又六國表序說：「獨有秦紀……」是太史公所載的「庶長」根據秦紀，並非抄自左傳。是以「庶長」爲戰國後制不足據。

臘不爲秦惠文王所創始，不獨左通補釋如此說，而閻若璩亦曾辯過，是以「臘」爲秦時文字不足據。總上二條，庶長與臘，春秋時已有，而欲據此斷定著者係戰國中年人，爲不足據。

(丙) 吳季札觀樂知鄭先亡與秦統一

——係毛公爲作詩序而竄入的不足據

【事實】

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秦曰：「此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此段情形複雜，詳細討論，約計在二萬言左右，敘列於此，則覺不便，當另發表，以省眉目。

總上三條，亦不能證明著者非周威烈王初年人。是以我對於左傳著者的年代，特爲斷定如揭要：

附左傳行世的時期

左傳已證明牠是周威烈王時人作的，但學者對於左傳一書究竟是甚麼時候知道的？如果是漢劉歆以前沒有人知道有左傳這一部書，劉歆校書始爲發現，那麼康南海的新學僞經考說 左傳是劉歆割國語做成的，不無根據。是以左傳的研究，對於公行於世的時期，亦應注意。茲爲說明於左：

揭要

公行於戰國中葉……劉歆以前

(A) 周慎靚王二年前

【證據】

晉書卷五十二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

【考證】

黃伯思東觀餘論「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如鈔集人民也。」

【論斷】

魏襄王崩於周慎靚王二年，其墓中已有論語師春一篇，爲左傳的一部分，是當周慎靚王二年前，左傳已公行於世，師春得據而錄其中最精彩的（因著者特長易故）卜筮，另成一個單行本名曰論語。（按周慎靚王二年，爲左傳絕筆後一百三十七年）以爲魏襄王的殉葬物。

(B) 周赧王五十三年前

【證據】

國策楚策，虞卿謂春申君說：「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

【對證】

左傳襄十一年魏絳謂晉侯說：「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論斷】

史記范雎傳「虞卿與魏齊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按虞卿辭趙相，與魏齊走楚，時在秦昭王四十二年，

卽周赧王五十二年。國策虞卿謂春申君臣聞之春秋節後又說：「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時爲周赧王五十三年。按虞卿所謂楚王之春秋高，當指楚頃襄王言，其時春申君尙未有封地。是知虞卿至楚在周赧王五十二年後，五十三年前，虞卿既據春秋所云，是左傳於周赧王五十三年前，公行於世了。

(C) 秦始皇十四年前

【證據】

韓非子姦切弑臣「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綬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之死之。而立其弟景公。」（國策楚策荀卿致春申君書引作春秋戒之曰，韓詩外傳引作春秋之志曰。）

【對證】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襄二十五年「棠姜，美，崔子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於刃廟，又弗

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墜，遂弑之。

【論斷】

韓非子與左傳載此二事，文雖少有出入，但大致相同，是證明韓非子所引的那春秋，是左傳無疑。按史記六國年表載韓非子死於秦始皇十四年，左傳既被韓非子所引，是左傳於秦始皇十四年前已公行於世了。

(D) 漢武帝時

【證據】

史記吳世家「太史公曰：『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

【對證】

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論斷】

太史公作史記時，見左傳，不過其時尚名春秋哩！

(E) 漢成帝時

【證據】

新序雜事五田饒事魯哀公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對證】

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謂宮之奇是「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不聽。」

【論斷】

劉向校書，其新序中已引左傳，可見左傳於其前已公行了。

總上五層，左傳於戰國時已公行於世。又如司馬遷史記的所說，劉向新序的所引，皆在劉歆前，而說者謂劉歆割國語爲之，未免疑的太過，是以特爲斷定如揭要：

作地及作者

左傳著者的姓名，古文家說是左丘明，今文家說是劉歆；前篇已證明左傳著於戰國初年，公行於戰國中葉，而說牠是漢劉歆做的，不成問題。惟左丘明是否而爲左傳的著者，茲爲說明於左：

揭要

著者係卜子夏

(一) 著者非左丘明

(1) 史記所說係太史公所誤

【事實】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證據】

史記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

【論斷】

論語載有孔子自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話，是孔子見到左丘明的。又按「孫子臏腳，叫做『孫臏』，與『左丘失明』叫做『左丘明』」（漢書司馬遷傳「左丘明無目」）當是一例，是孔子曾見到左丘失明，叫他「左丘明」了。按「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與「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左丘明未失明前有左傳，失明以後著國語的，但國語有「趙襄子」襄子卒在孔子卒後五十四年，那麼孔子安能見到他死後五十四年的人失明，呼他爲「左丘明」哩！以年限考察左丘明既在孔子死後五十四年纂國語，絕不能見到孔子而成左氏春秋。太史公對此忽略過去，他在年表和自序上的記載是矛盾的。是以說年表所載「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是太史公

的所誤。因而史記探源疑年表爲劉歆竄入，不爲無因。

(2) 左傳與春秋相背，非「好惡與聖人同」的左丘明著

【事實】

論語公冶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漢書劉歆傳「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

【證據】

「春秋謹嚴，左氏浮誇。」（韓愈進學解語）

「春秋主常，左氏好怪；

春秋崇德，左氏尚力；

春秋明治，左氏喜亂；

春秋言人，左氏稱神。」（朱軾左繡序語）

【論斷】

左丘明與孔子好惡既相同，他二人所著之書必一致；然觀古人的評語，何二書相背以至於此呢？可知左傳的著者非左丘明了。

(3) 左傳名實不符與國語亦相背

【事實】

班固司馬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

【證據】

史記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論斷】

按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若爲左丘明所著，則名實不相符，試看：

左丘明，

左丘失明，

左氏春秋，

三者比較看來，左丘明係姓左丘名明呢？抑是姓左名丘明呢？據史記的「左丘失明」一語看來，左丘係複姓而單名明。元和姓纂「齊國臨淄縣有左丘」是複姓左丘有其族了。左丘明既是姓左丘，其書應名爲「左丘春秋」與那複姓的「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同例，而何能與那單姓的「呂氏春秋」同例，名叫「左氏春秋」哩！左丘明與左氏春秋，名實不相符的。

左丘明若著左傳並纂國語，但左傳國語相背的地方甚多。如：

國語上「王子頹飲三大夫酒……殺子頹及三大夫。」

三五不同。

莊二十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殺子頹及五大夫。」

周語中「周文公詩曰：『兄弟闕于牆……』」

周文召穆則異。

僖二四「召穆公詩曰：『兄弟闕于牆……』」

若說是「又纂異同爲國語」，是以有「三五不同」，「周文召穆則異」，但國語對楚譽左史倚相，而左傳毀

左史倚相（昭十二年傳）何其主張又不一致呢？經義考引葉夢得說：「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爲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是知國語與左

傳絕非一個人的作品。

(二) 著者的本能和環境

(1) 著者的本能

(甲) 著者係文學家

【證據】

梁任公師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左傳讀法二「左傳文章優美，其記事文，對於極複雜之事項——如五大戰役

等。綱領提挈，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敘述，得極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能事。其記言文，淵懿美茂，而生氣勃勃，後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雖時代甚古，然無佶屈聱牙之病，頗易誦習。」

【論斷】

左傳的文章，是很優美的，知著者係一個文學家了。

(乙) 著者係軍事家

【證據】

武經七書彙纂卷首，引用書目內有「左氏兵法測要」一書。

【論斷】

著者軍事智識特長，故其書適為後人取法，是以有左氏兵法測要之書。即三國時的關羽呂蒙，素稱善戰，常觀左氏，得力於其書不少。知著者係一個軍事家了。

(丙) 著者長於易

【證據】

晉書束皙傳「汲冢……得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

【論斷】

左傳中的卜筮，多而且佳，適爲後人取法，是以師春錄之，另訂爲單行本，以爲魏襄王的殉葬物。

(丁) 著者長於詩

【證據】

宋程大昌詩論十一「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

【論斷】

清楊名時詩經劄記，多引左傳諸詩證詩的次序。是知著者長於詩了。

以上著者的本能，是長於文學，長於軍事，長於易，長於詩。

(2) 著者的環境

(戊) 著者與孔子的關係

【證據】

左傳哀十六年經「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論斷】

公羊傳穀梁傳列經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止，而左傳續經直至孔子卒，且其中對於孔子及孔門弟子曾未涉及貶毀之辭，是知著者與孔子有關係了。

(己) 著者與魯季氏的關係

【證據】

昭二十五「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襄五年「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公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哀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於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也男矣，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杜注『傳備言季氏家事。』

【論斷】

季氏逐君，於理不當，而著者反袒季氏。且於哀三年備言季氏的家事。是知著者與魯季氏有關係了。

(庚) 著者曾到過楚

【證據】

宣五年「楚鬬伯比淫於邲子之女，生文子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令尹子文」。」

【論斷】

孟子「欲其子之學齊語也，學楚語也，撻而求之而不得。」成九年晉侯見楚囚，使與之琴「操南音。」可見其時南北的語言是不統一的；著者若未到過楚，何以知楚叫「虎」爲「於菟」，叫「乳」爲「穀」，與北方的方言不同，而特爲標明的記載呢？是知著者曾到過楚國了。

(辛)著者與晉魏的關係

(1)記晉事詳

【證據】

桓二年「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曲，翼人立其弟鄂侯（皆在春秋前）。鄂侯生哀侯，哀侯生陘庭之田，陘庭南郟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於陘庭……」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論斷】

晉的歷史如何！昭十五年周景王謂晉籍談說：「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杜注「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疏「其九世之次，世本次之，黶生司空頡，頡生

南里叔子，子叔正，官伯，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
辛有是平王初年人（僖二十二年）「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辛有的二子爲晉董史，當在平王季年，是晉在春秋初年已有了史官了。但此係晉翼的史官，不是晉曲沃的史官。晉曲沃有史官，當在莊十六年晉滅翼，王命曲沃伯爲晉侯後；觀世本載籍談四世祖襄，尙爲曲沃少正，卽其證了。

左傳對於晉事的記載，在曲沃未爲侯以前，應記翼事；曲沃既爲侯後，再載曲沃事方可。今左傳略翼事而詳曲沃，能於曲沃無史之中，而爲推本探源的記載；一部左傳中，求如此者，未有第二。左傳記晉事爲多，對晉五大戰役，敘述詳明；齊桓之霸，竟爲略過。而且於成五年宗伯與輿人之辟重，襄三十年晉卿計算絳縣老人之年紀，對晉記的如此詳細，而對於秦齊燕楚的大國，數世一書，間歲一記。著者與晉無關，何以至此？是知著者與晉有關係了。

(2) 祖魏過甚

【證據】

昭二十八「魏獻子爲子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而爲孟大夫，樂霄爲桐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爲陽氏大夫。……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仲尼聞魏子之舉

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論斷】

史記晉世家「頃公二十年，晉之宗家祁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魏獻子爲政，滅公肥已於理不當；而著者美魏的話，說個不了。姚氏疑左傳係吳起爲諂魏而作，不爲無因。是知著者與魏有關係了。

(壬) 著者與左丘明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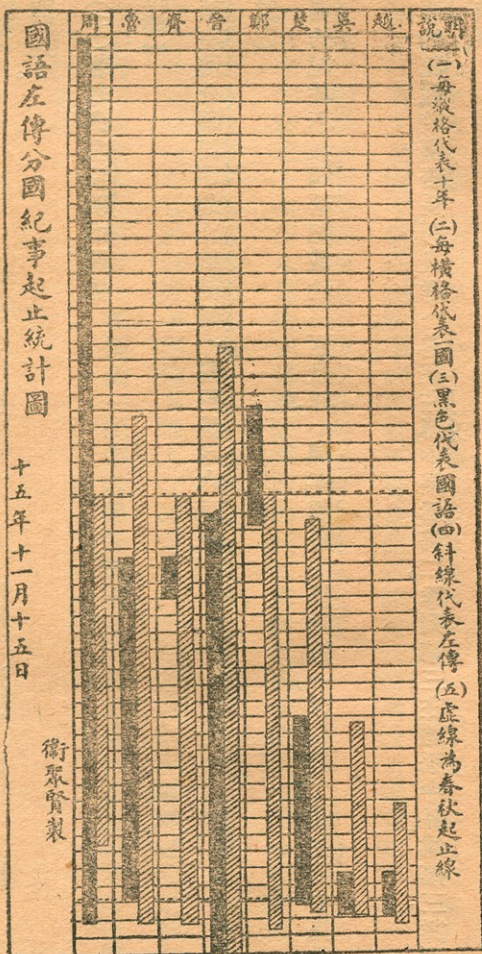
【證據】

國語左傳分國記事起止統計圖（圖見後八六面）

【論斷】

周 左傳的記載不如國語記載的長而且詳。（周在國語中長爲第一，詳列第二；在左傳中長爲第六，詳列第八。）

魯 左傳的記載較國語長而且詳。（魯在左傳中長爲第二，詳列第三；在國語中長爲第三，詳列第二。）國語多半記的是瑣事。



齊 左傳的記載較國語長而且詳（齊在左傳中長為第四，詳列第五；在國語中長為第八，詳列第六。）左傳對齊桓霸業最略，而國語獨載此事。

晉 左傳的記載較國語長而且詳（晉在左傳長為第一，詳列第一；在國語中長為第二，詳列第一。）二者記載相同的地方雖多，而左傳對於霸業的瑩瑩大端，記載很多。

鄭 左傳記載較國語長而且詳（鄭在左傳中長爲第三，詳列第四；在國語中長爲第五，詳列第七。）國語獨載春秋以前事。

楚 左傳記載較國語長而且詳（楚在左傳中長爲第五，詳列第二；在國語中長爲第四，詳列第三。）二者記載相同的地方亦多，但國語對於內政多詳，外交反略。

吳 左傳記載的較國語長而不如其詳（吳在左傳中長爲第七，詳列第九；在國語中長爲第七，詳列第五。）國語單記夫差亡國事，而左傳對此反略。

越 左傳記載的較國語長而不如其詳（越在左傳中長爲第八，詳幾於零；而在國語中長爲第八，詳列第七。）左傳對於越事記載的甚簡，多附在吳事中。

據以上彼詳則此略，此詳則彼略，似二書互有關連，爲補缺而作，再加細究，國語多取材於左傳，又是左丘明子孫的作品（詳見國語的研究。）是知著者與左丘明有關係了。

（癸）著者的所在地及籍貫

（1）著者所在地——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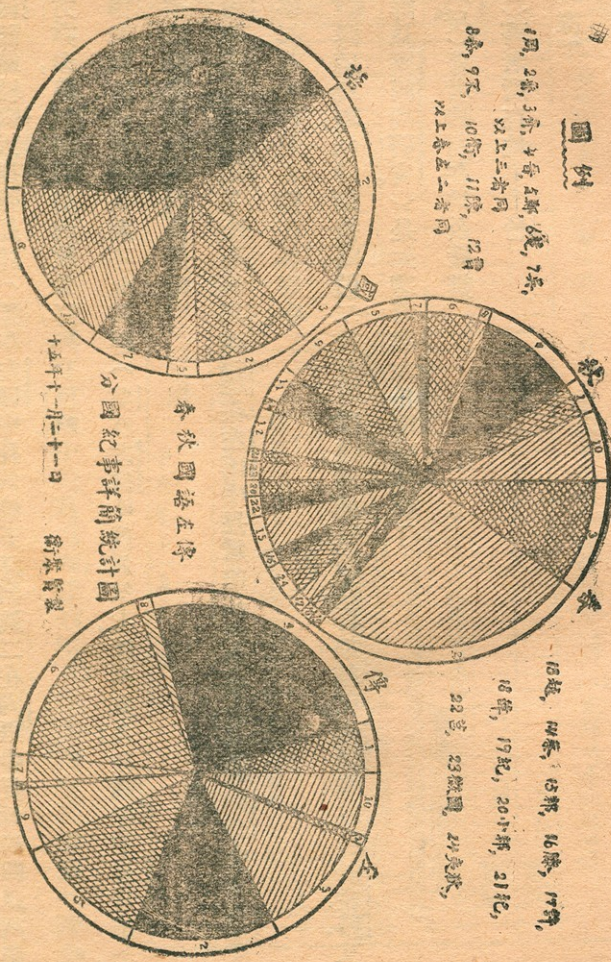
【證據】

春秋國語左傳分國紀事詳簡比較圖

圖例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以上三者同
 8區, 9區, 10區, 11區, 12區
 以上各區二者同

13區, 14區, 15區, 16區, 17區,
 18區, 19區, 20區, 21區,
 22區, 23區, 24區, 25區



春秋國語左傳
 分國紀事詳前統計圖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衛榮賢製

【說明】

春秋分國，據李琪春秋列國世紀編。左傳分國，據凌斗隍左氏節萃（其書未完成，余依法補編。）

【論斷】

春秋

2 (魯) 占百分之二十四有奇

4 (晉) 占百分之九有奇

7 (吳) 占百分之一有奇

15 (邾) 占百分之三有奇

16 (滕) 占百分之一有奇

20 (小邾) 占百分之一有奇

3 (齊) 占百分之十有奇

6 (楚) 占百分之四有奇

8 (秦) 占百分之一尚不足

22 (莒) 占百分之二有奇

18 (薛) 占百分之一有奇

13 (越) 不足百分之一幾等於零

春秋魯占第一，是春秋為魯國的作品（直證）。記滕薛邾莒的小國，尚能有百分之一以上的地位；而秦越的大國尚不足百分之一。是知春秋的著地距滕薛邾莒近，去秦越遠。（旁證）因為搜輯材料近詳遠略的緣故。

國語

4 (晉) 占百分之四十有奇

2 (魯) 6 (楚) 均占百分之十

3 (齊) 13 (越) 均占百分之五有奇

1 (周) 占百分之十九

7 (吳) 占百分之七有奇

5 (鄭) 占百分之三有奇

國語除晉因其他原因外（例外）列吳越爲紀，而無秦，是知國語的著地，距吳越近，去秦較遠了（旁證。）

左傳

4 (晉) 占百分之二十六

6 (楚) 占百分之十七有奇

2 (魯) 占百分之十三有奇

3 (齊) 占百分之九有奇

7 (吳) 占百分之二有奇

8 (秦) 占百分之一有奇

左傳記晉占第一，是左傳爲晉國的作品（直證。）而有秦無越，可知著者距秦近，去越較遠（旁證。）

1 按國語雖記晉爲第一，但左傳記晉事共四萬五千餘字，國語記晉事爲二萬八千餘字，幾乎差左傳一倍，又按晉語係取材於左傳的（詳見國語的研究），是從左傳上抄錄來的，不是自己搜集來的史料，故國語不適用此例。

又如『邾婁』『鄒』是一個國名，複音爲『邾婁』單音爲『邾』，拼音爲『鄒』。公羊禮記讀爲『邾婁』

左傳紀年（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讀爲『邾』，孟子莊子鄭語讀爲『鄒』。山東出品的公羊禮記用複音（原

音）讀爲『邾婁』，後起的孟子莊子鄭語用的拼音讀爲『鄒』。山西出品的紀年用的單音讀爲『邾』，但與紀

年記單音表同情用『邾』的爲左傳，可知左傳是山西的產品了（穀梁亦稱『邾』，但穀梁係趙人，趙魏同爲晉

地，故穀梁亦同左傳。）又如走個小道，山西河東人讀『捷（くせ）經』，山東人讀爲『接（4-1せ）經』，按左

傳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公羊記爲『宋萬弑其君接』，晏子春秋內篇讀下有『公孫接』，藝文類聚，後漢

書音義作「公孫捷」爾雅釋詁「接，捷也。」是山東出品的書公羊晏子春秋讀「捷」爲「接」與今山東人言同，而左傳讀「接」爲「捷」與今山西人方言同，是左傳用山西的方言。又如方言說「秦晉之間，美色爲艷」左傳桓二年「美而艷」現山西河東人說「好的很」爲「艷的很。」方言「略，取也」秦晉之間曰略，左傳成十二年「略其武夫以已腹心股肱爪牙」杜注「略，取也」今山西河東方言說在表面上取其輕浮的東西爲「略過。」是就方言上說也，可證明左傳是山西的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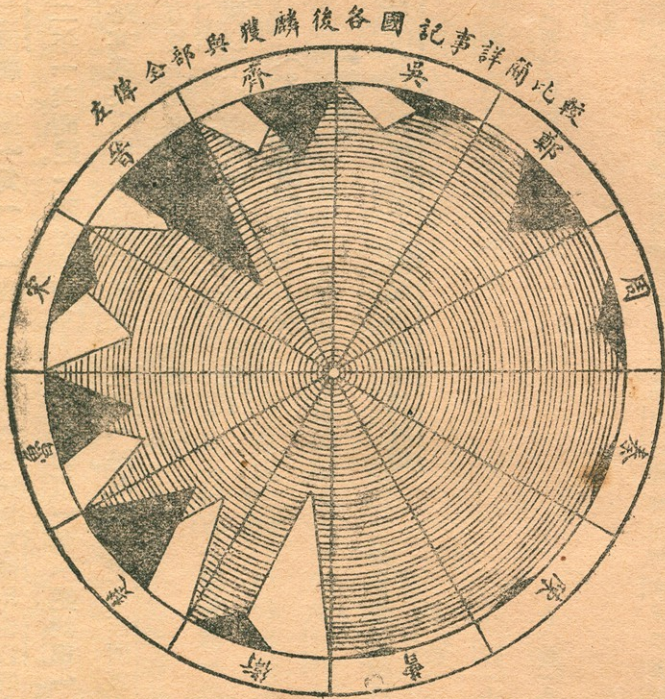
據以上理由，可知著者所在地在晉了。

(2) 著者的籍貫——衛

【證據】

左傳全部與獲麟後各國記事詳簡統計圖

【論斷】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衛聚賢製

說明： 黑色代表左傳全部，白色代表獲麟後部分，每圈線代表百分之一。

據上統計圖的觀察，將各國在左傳全部及獲麟後一部分中，所占的地位及分數列左：

獲麟以後		左傳全部	
衛第一	27%	晉第一	26.5%
楚第二	20%	楚第二	18%
魯第三	14%	魯第三	14%
宋第四	14%	齊第四	10%
晉第五	10%	鄭第五	10%
齊第六	8%	衛第六	6%
吳第七	7%	宋第七	5%
		周第八	4%
		吳第九	3%
		秦第十	1.5%
		陳第十一	1%
		曹第十二	1%

衛在左傳全部中，位居第六，占百分之六；而在獲麟以後，位居第一，占百分之二十七。按春秋記事是提綱挈領記的很簡單的，左傳敘述本末是很詳細的，是左傳與春秋相表裏。獲麟以前，可說是左傳跟着春秋走，獲麟以後，左傳的著者可自由採取史料以編纂了。但他採取史料當以所在地為詳，今左傳於獲麟後衛為最詳，可知著者所在地在衛了。

前既證明著者的所在地在晉，既在晉當不能又在衛，二者必有一為所在地，一為籍貫。按春秋時其人稱他自

己國的已故諸侯爲「先君」，今左傳於敘事處，稱衛國的已故諸侯爲「先君」，如隱四年「將修先君之怨於鄭」，僖三十「公入祀先君」，可知著者的籍貫在衛了。

據上著者的環境，與晉魏季氏孔子左丘明有關係，所在地在晉，籍貫爲衛，又旅行過楚國。

(三) 具有著者的本能及環境的，是——子夏

(1) 子夏的本能

(子) 子夏係文學家

【證據】

論語先進「文學……子夏」

【論斷】

子夏在孔門中，以文學著名，他是一個文學家。故用筆於左傳中，文章很是優美。

——據(甲)(子)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丑) 子夏係軍事家

【證據】

孟子公孫丑「北宮黝似子夏。」

【論斷】

韓詩外傳載子夏與公孫棼在衛靈公前論勇，公孫棼號爲勇士，但不若子夏處有三。而子夏自述用勇的經過，與孟子所謂北宮黝之養勇，不膚撓，不目逃，正同。是知子夏有勇過人，「不逞其志，借題抒寫，以發其輪困離奇之概」（用左繡序語句）是以敘述軍事，精確詳明，足爲後世取法，因有左氏兵法測要的書出。

——據（乙）（丑）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寅）子夏長於易

【證據】

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論斷】

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四庫總要經部易類題爲子夏易傳十一卷，其書雖譌，而總知子夏長於易，適爲後人所僞託了。四庫總要易類說：「左傳所記諸占，蓋由太卜之遺法。」風俗通對於卜姓的解釋「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子夏姓卜，或爲太卜之後，其家於易，特有傳授，故子夏長於易而竄太卜之遺法於左傳中。其易既

有特長，故師春錄之以爲魏襄王殉葬物。而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與易占禍福也有關係，總知子夏是好言禍福的人了。」

——據(丙)(寅)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卯)子夏長於詩

【證據】

論語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論斷】

子夏長的詩，故漢人有僞託子夏而作詩序的，子夏既長於詩，故於左傳中引詩很多。

——據(丁)(卯)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以上子夏的本能，是長於文學，長軍事，長於易，長於詩。與左傳的著者相同了。

(2) 子夏的環境

(辰) 子夏與孔子關係

【證據】

論語先進「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文學子游子夏。」

【論斷】

子夏是孔子的學生，已有明文。子夏既是孔子直接弟子，是以在左傳內續經至孔子卒，以表明他師生的關係。

——據(戊)(辰)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巳)子夏與魯季氏關係

【證據】

論語子路『子夏爲莒父宰。』

【論斷】

論語微子『齊景公待於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注『魯二卿季氏爲上卿最貴。』

左昭三十二年『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季氏在魯專權很久，子夏爲莒父宰，與季氏當然有關，故在左傳中祖於季氏，有五六處之多。

——據(巳)(己)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午)子夏曾到過楚

【證據】

論語先進『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文學子游子夏。』

【論斷】

史記孔子世家「陳蔡圍孔子於野，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厄於陳蔡，子夏隨從。孔子脫圍至楚，子夏亦當同行。故子夏對於楚國的方言，得明瞭其與中原不同，而爲他日於左傳中，特爲標明的記述。

——據(庚)(午)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未)子夏與晉魏的關係

【證據】

呂氏春秋察傳「子夏之晉過衛。」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論斷】

史記考證引容齋續筆以「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但按魏斯爲大夫之年，係周威烈王二年，時子夏年八十一。子夏於魏斯爲大夫時爲其師，後人以魏斯後爲侯，子夏曾爲其師，故謂子夏爲魏文侯師，不必解釋作魏斯爲侯後，子夏爲師，方可叫「魏文侯師。」

前已證明左傳的著者，未見到魏斯爲侯；此段又證明子夏不能壽一百零三歲，待魏斯爲侯後，方爲其師。子夏爲魏斯師時，魏尙未脫晉獨立，是子夏居魏猶是晉地。時晉都在魏斯所轄地之內，子夏得晉國詳細史稿而著左傳，

故左傳記晉事特多而且祖晉。子夏雖在晉國，實爲魏地，且受魏斯之厚待，是以於左傳中，祖魏特甚。

——據(辛)(未)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申)子夏與左丘明關係

【證據】

魯語季康子問公父文伯之母條下有「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禮也。』」

【論斷】

國語的章法，多敘事於前，加評語於後。其評語有出自著者自己的，有引「君子曰」的，有引「仲尼聞之曰」的。惟此章引「子夏聞之曰」與「仲尼聞之曰」並列，而子夏聞之曰的「舅姑」即左傳文二年躋僖公條的「而先姑也」。可知國語的纂者，重視子夏了。國語是左丘明的子孫纂成的，又多取材於左傳，是以推重子夏。可知子夏與左丘明有關係了。

——據(壬)(申)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酉)子夏的所在地及籍貫

【證據】

呂氏春秋察信『子夏之晉……』

春秋繁露釅序『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

【論斷】

史記儒林傳『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遊散諸侯……子夏居西河。』子夏居晉爲時已久。春秋繁露已明言子夏係衛人。是子夏的所在地在晉，籍貫爲衛，與左傳的著者所在地及籍貫相符合。

——據(癸)(申)二條看來，著者是子夏。

總觀上列，著者係文學家，子夏亦係文學家；著者係軍事家，子夏亦係軍事家；著者長於易，子夏亦長於易；著者長於詩，子夏亦長於詩；是著者的本能，子夏得而有了。著者續春秋至孔子卒，與孔子有關，而子夏與孔子係師徒之關。著者對魯季氏爲祖，而子夏爲苕父宰，季氏必於爲力；著者曾到過楚，子夏亦從孔子到楚；著者祖晉衛，而子夏設教於西河爲魏文侯師；國語多取材於左傳，當與其纂者左丘明的子孫有關，而國語竟引子夏與孔子並列；著者的所在地在晉，籍貫爲衛，而子夏設教於西河居晉，亦係衛人；是著者的環境，子夏得而有了。具有著者本能及環境條件的，孔門中獨一子夏。子夏既隸孔門，故著左傳續春秋至孔子卒，並對於孔子及孔門諸子無貶辭，局外人當不至此。是著左傳的不是子夏是誰？

(四) 子夏與春秋的關係

(金)子夏參與孔子作春秋

【證據】

公羊傳隱元年疏引閔因敍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等，皆說：「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論斷】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左傳杜預序左丘明條下疏說「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左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是子夏採各國史記爲一事，孔子與左丘明如周觀史記，又爲一事；二者不宜相混。

杜預以魯史由赴告，孔子因魯史而成春秋。但單憑赴告的文字，其事是否真確，何由而定。如今日的報館，但憑着官庭發給的稿，而爲披露，則該報何有價值之可言？孔子的春秋，又何足以爲信史？是必另有史料，以供參考；故孔子與左丘明如周觀史記，爲較信的事。但當春秋的末年，列國當不能時將史記均送周室，孔子一往觀看，就盡知道故命子夏等各國史記，亦爲可信的事實。

十一經音訓引「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史記孔子世家「聽訟文辭，有可與人供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按此「不能贊一辭」係指春秋而言，非

於春秋以外，亦不能贊一辭的。又「子夏之徒」是明指子夏的；換一句話說，春秋和子夏不能沒有關係。

孔門弟子很多，何以孔子作春秋，獨與子夏發生關係？按呂氏春秋察傳說：「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似，『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是子夏長於古文字學，可以看懂各國的史稿，不至把『己亥』當作『三豕』的；故孔子作春秋，子夏幫忙，亦屬可能。

(木)子夏接受春秋

【證據】

公羊隱元年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論斷】

史記孔子世家「至於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按「弟子受春秋」是孔子明將春秋傳授給弟子了。春秋說題辭說「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受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此當係因史記而演繹的。春秋在孔門未曾中絕，但再找不出第二個人與春秋有關，是以說「春秋屬商」較爲可信。

(水)子夏研究春秋

【證據】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
春秋繁露俞序「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

【論斷】

子夏既受春秋，對於春秋當有批評；以其評語書於春秋之後，韓非子董仲舒等見了，故引用了一二條於他的著作上。恰留下這點痕蹟，被我們看見，知道子夏與春秋脫不了關係。

(火)子夏傳授春秋

【證據】

公羊傳序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父母子都，著於竹帛。』」

風俗通謂穀梁爲子夏門人。唐楊士勛穀梁傳序疏說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

【論斷】

公羊傳桓六年子同生條引「子公羊子曰……」穀梁傳隱六年初獻六羽條引「穀梁子曰……」是公羊穀梁不應自引其語，並自稱爲子當係公羊穀梁引他們先輩的話。公羊穀梁雖是漢時方著於竹帛的，但公羊穀梁

內的春秋，當係從孔門獨傳春秋處，子夏那裏抄來的。

(士)子夏著春秋——即左傳

【證據】

春秋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其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儷可也。』」

春秋繁露俞序「仲尼之作春秋也……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用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敵國不可狎……故善宋襄

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

【論斷】

宋襄公與楚人戰，宋人大敗，董仲舒他以爲宋以戰敗的小國，而在春秋內反列在戰勝的大國楚國上——宋公及楚人——想是孔子以爲宋襄公在戰地上還行了些『君子……古之爲』的禮，是以把宋列在楚上，故說『春秋貴之』。但春秋本文除去記月日外，正文爲『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十二個字，看不出來春秋貴宋的原因；董仲舒說：『善宋襄公不厄人』是明根據左傳上所載而說的。但左傳上原文對於宋襄公沒有說他的好話，而且說是當未濟不成列時擊之，必操勝算，『何有于二毛……重傷』哩！董仲舒看見左傳上所載，剛與他所說的春秋貴之相反，是以說是『……春秋重人』。但『春秋貴之』與『春秋重人』兩個『春秋』容易混合，是以他標明的說：『子夏言春秋重人。』

董仲舒說：『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是說子夏言春秋重人，不只是宋襄公敗於泓一事，而有『諸譏皆本此』的『諸……』是子夏的春秋很多了。而『重人諸譏皆本此』的『皆』是子夏很多春秋皆重人了。而左傳上春秋，不是『左傳』是甚麼？

(五) 子夏著左傳失名的原因

(1) 遠因：派別不同因而排擠

【證據】

梁任公師儒家哲學『孟子滕文公上說：『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這並不是曾子有意與有子爲難，徒爭意氣，實際是兩人學派，大不相同，所以就各走各人的路了。』

【論斷】

荀子非十二子『……子張之賤儒也……子夏之賤儒也……子游之賤儒也。』史記儒林傳『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游散諸侯，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游吳人，子張陳人，曾子武城人。是孔子卒後，子張歸居於陳，子游歸居於吳，曾子仍居於魯，子夏居於西河。以地域分配之，曾子爲東派，子張爲中派，子游爲南派，子夏爲北派。派別不同，排擠特甚。是以子夏兩挫於曾子。

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數之以三罪。』

韓詩外傳卷九『子夏遇曾子不入食。——曾子謂有三費三樂，其中亦有譏諷意。』

又挫於子張：

韓詩外傳卷九『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子張以子夏的辭氣隘，顏色變，大爲譏諷。』

再挫於子游：

論語子張『子游曰：「子夏之門人，——本之則無云。」

見棄於孔子：

說苑『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短於財云。」

子夏的爲人究竟如何？在論語中沒見有如孔子責宰予誅冉求的同樣舉動，加在子夏身上。且說：「起予者，商也！」有推重子夏意。學而載『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爲政載其問孝，顏淵載其答司馬中的交友，亦不見及子夏對於孝友之道，毫不講究的。且孟子謂『子夏已有聖人之一體。』而何禮記韓詩外傳說苑及論語的最末後最遲的子張，對於子夏攻擊的如此激烈呢？這是派別不同，因而排擠的緣故。

子夏的門人，有名的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文子等；但田與段干，雖係北方學派，後來繼起無人，是以子方與木之名未著，子夏之名亦不得而揚。吳起會隸東派，後以母死不奔喪，被開除名額，投入北派；但吳起仕魏不終，仕楚未得善果；故東南北派的儒家，不給吳起捧場，是以子夏的聲望，亦不得因而使。禽滑釐雖可稱爲一家學者，但後背儒入墨，故子夏之名亦不得因而張。其餘子夏之徒，一見挫於同派子張：

論語子張『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答以異乎吾所聞。

再見挫於別派墨子：

墨子耕桂「子夏之徒問墨子鬪——墨子以行譬於狗豕，而說：「傷矣哉！」

子夏之徒，不見容於儒墨，况子夏的北派後起無人（如韓非子顯學儒分爲八，而無子夏的儒）不能如山東爲儒家的策源地；是以子夏之名不聞，而左傳的著者，遂使爲張冠李帶。

(2) 近因左字看得太重因而弄錯

【證據】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漢書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

【論斷】

漢承秦火，書籍不完，是以「師說」和「傳授」就講究起來了。左傳是左氏的人所傳，因而書名「左氏春秋」；司馬遷作史記，對此未加深究，見「左氏春秋」有「左」字，因說是「魯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漢代書籍既不完全，字句是以難讀，因而注解家出，而入於解經的時代。公羊穀梁爾雅爲其時出產解經最有名的幾部書，是以時人多尙公穀，而劉歆獨好左氏，欲立學官，時人以左氏不傳春秋，多與反對；劉歆因而「傳引文以解經，轉相發明……治左氏傳其春秋。」使左氏春秋上有那公羊穀梁的體例，以爲時髦，但恐時人看出破綻，假

託校祕書，從古文中得來的；如此就可以與公穀抗，得立學官了。他又「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把左氏春秋的著者安在左丘明身上，以為左氏立於學官，比較公羊穀梁更為必要了。

司馬遷劉歆以左氏春秋內續經至孔子卒，對於孔子及孔門無貶辭，這書當與孔子發生關係；又見論語有孔子稱贊左丘明的話，此書名「左氏春秋」，當係左姓人的作品，不管左丘明是複姓單姓，總有一個左字，糊裏糊塗安在左丘明身上。自從他二人弄錯以後，再沒人敢翻這個陳案，成了冒名頂替，子夏實在冤枉。

總上各章，左傳非左丘明所著，子夏具有著者的本能環境，又曾參於孔子作春秋，孔子又傳給他春秋，他自己又研究春秋，又傳給公羊穀梁兩個專門春秋家的春秋。且當孔子之作春秋，命子夏採取史料；春秋之既作，史稿又有餘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作春秋，約其文辭，去其煩重。」去其煩重，即其餘稿，）子夏據而著左傳，左丘明子孫據而纂國語，事屬至明，理亦正當。特為斷定如揭要：

傳授

某書傳給某人，某人又傳給某人，以直往下數去，本無研究的必要；但左傳的書名，不是因由著者得名，是由傳者得名的。且前人所說傳者的系統中，有一部分可使著者真名披露的助證，是以說明如左：

揭要

傳者係衛左氏人吳起

(1) 前人所說傳授系統錯誤的更正

【證據】

別錄『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提入卷，授虞卿。』(見王應麟考證引)

【論斷】

韓非子說林上『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因去之晉。』魯季孫新弑的君，當爲悼公，按禮記檀弓下『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此當是季孫弑魯悼公之證。魯悼卒在周考王十二年，是吳起去魯時，趙襄子尚在。那左傳最後的一段（有趙襄子），是左丘明傳給曾申，曾申傳給吳起，吳起去魯三年後，左丘明方見到趙襄子的諡法，纔作了這一段，急速命人到晉國，送給吳起，使添到左傳上呢？還是左丘明在三年前，就預知趙襄子的諡法，而作這一段呢？可見前人說『左丘明傳曾申，申傳吳起。』這話是靠不住的。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至魏。」史記儒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吳起以母死不奔喪，犯了曾子所辦的學校校規，被曾子開除名額；子夏以鄉親關係，准吳起轉學於他在西河所辦的學校中。吳起就學子夏，對於子夏所著的左傳，研究有得，是以說苑載有魏武侯問吳起元年云云，吳起後與魏武侯意見不合，乃從西河任上，乘車南往楚國去，而把他師傅卜子夏所著的左傳，也帶上去了。

吳起在楚是世傳左傳的。起卒後四十餘年，楚威王傳椒鐸就吳期的左傳，採取成敗，作了抄提八卷。鐸後七十餘年，趙相虞卿到楚，就吳氏家傳的左傳，作了一部虞氏春秋，並不是期授椒鐸，鐸授虞卿。虞後十餘年，趙人荀卿仕楚，就吳氏家傳的左傳，抄過一次；後荀卿受讒返趙，把左傳帶到北方去了。是以他弟子韓非子在備內篇，把左氏春秋叫作「趙左春秋」（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敍錄證明韓非子「桃左春秋」，「桃」卽「趙」字之假借。）韓非子既在北方見到左傳，是以在他姦切弑臣篇，引其原文說「春秋記之曰……」（左氏春秋亦可單稱春秋，如太史公於十二諸侯年表說「左氏春秋」於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是）漢初以荀卿所傳不如吳氏家傳之久，是以歸功吳氏，仍復其原名爲「左氏春秋」。

(2) 左傳以吳起家傳而得名

【證據】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吳起衛左氏中人也……」

【考證】

國策衛策「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君曰：「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用之！」（亦見韓非子內儲說七術）」

【論斷】

吳起是衛國左氏邑人，後寓於楚。其家傳的左傳，不以姓著，而以故里之地名著者，示其不忘本哩！（注一）

左傳與春秋是相表裏的，故戰國及漢初的人，都叫牠——春秋（注二）

西漢中葉師說傳授的風盛，左傳是由左氏人傳的，故西漢中葉的人，都叫牠——左氏春秋（注三）

劉歆以公羊穀梁傳春秋，左氏不傳春秋，不能立於學官，故「引傳文以解經」，竄入解經的話，因叫牠——春

秋左氏傳（注四）

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嫌春秋左氏傳五個字名詞太長，因裁捷之叫牠——左氏傳（注五）

杜預又把「氏」字去掉，叫牠——左傳（注六）

韋昭因國語名外傳，又把左傳叫做——內傳（注七）

學者看見左傳和左丘明，都有左字，死死的咬定，非是左丘明作的不可，那管他左丘明是複姓左丘，單姓左呢？

又有看見論語上孔子稱贊左丘明，強把由齊奔楚的左丘明說他是魯國人。又因爲左丘明的子孫纂過國語，說是「又纂異同」，也可成那左傳，竟不看筆法語氣，當非出自一人之手。又有人說劉歆割國語爲左傳，但劉歆的文章我們尙能看見牠兩三篇，他的筆墨連國語都比不上，如何敢說左傳呢？我因學者死死的看定「左」字，故把左傳名詞的沿革寫出來，特爲斷定如揭要：

注一

隋書西域康國條「康國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爲匈奴所破，西逾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遷居遠地，思念舊土，亦人之常，吳起由衛左氏遷居楚，其不忘左氏，亦同此例。書以地傳，如穀梁傳原名穀梁春秋，水經注博陵有穀梁城卽其例。

注二

楚策虞卿曰「近聞之春秋」，韓非子「春秋之記曰」，史記太史公曰「余讀春秋古文」，新序田饒曰「春秋曰……」，俱名左傳爲春秋，已見於前。而漢書匈奴傳贊「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卽左傳昭三十二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王莽傳「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見左傳襄十一年傳，是左傳亦名春秋了。蓋古代記事之書多名爲春秋。

注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成左氏春秋」，漢書景十三王傳「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儒林傳「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東觀記「鄭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都名左傳爲左氏春秋。

注四

漢書韋玄成傳劉歆議祖宗之制曰「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按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同例，如史記儒林傳「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漢書梅福傳「明穀梁春秋，」武王子傳「戾太子認受公羊春秋」是；而劉歆「引傳文以解經」（劉歆傳）「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怪矣」（五行志），因將「左氏春秋」改爲「春秋左氏傳」；而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亦隨而名之曰「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如韋玄成傳劉歆曰「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卽其證。

注五

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是班固爲節省名詞，而將三書的「春秋」二字去掉。但亦有將左氏簡稱爲「春秋傳」的，如說文所引是，左傳本無定名，由人可以隨便命的，不必將左傳的左字看的太死。

注六

左傳二字漢書不見。後漢書有，在敘事的文中，當係范曄纂後漢書時，左氏傳已變名爲左傳了，故敘入其中。惟方言卷三襍裂須捷挾斯敗也條下說「南楚……或謂之檻褸，故左傳曰：「筆路檻褸以啓山林」殆此謂也。」已稱左傳。但按方言前後例，不引書爲證；此處獨引左傳當係注文寫爲正行。惟杜預左傳序說，「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是將「左氏傳」三字，去掉個「氏」字，而名爲「左傳」，當是杜預作的。

注七

國語這個名詞，淮南子名國語。史記名春秋國語。說文亦名春秋國語，但亦有名國語的。而漢書律歷志「劉

欽曰：「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見楚語）是劉欽以左丘明著左傳，又著國語；國語不
如左傳，是以說是「春秋外傳」。自國語有了「春秋外傳」的名詞，韋昭國語解序「檢之以內傳」是因
外傳而名左傳爲「內傳」。學者若以爲左傳有左字，係姓左的人所作；但左氏亦稱內傳，亦可說是姓內的
人（如內史過等）作的嗎？

一六，一一，草於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

一七，一〇，修正於山西興賢大學學監室

國語的研究

作期

國語一書，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又在他的自序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是司馬遷認國語爲左邱明的作品。漢書劉歆傳「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按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的記載，是劉歆以左邱明卽論語上的左丘明。依司馬遷劉歆的話，再考察國語的最後記載。按國語九末段有「趙襄子」、「襄子」是死後的謚法，襄子死在周威烈王元年。按周威烈王元年去孔子卒五十四年，論語既載孔子贊稱左邱明，是孔子卒時，左邱明只少許在二十歲以上。今以孔子卒時左邱明爲二十歲計，又加上見到趙襄子卒五十四年，共計七十四年。假定左邱明壽以八十歲計，又假定國語是左邱明晚年的作品，是國語的作期，大約係周威烈王元年以後十年以前的作品。

司馬遷劉歆的話，究竟可靠不可靠，我們應當審查他一下。司馬遷一方面說：「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又一方面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語句相連，以孫子臏脚後始有兵法與那左邱失明後始有國語例正同；又以孫子因臏脚人稱他爲「孫臏」，與左邱因失明人稱他爲「左邱明」

例亦相合。國語是左邱明失明以後的作品，推司馬遷的語氣，左氏春秋當是左邱明未失明以前的作品。但按左傳的末段也有「趙襄子」是左傳之作，只在周威烈王元年趙襄子卒後；左傳在周威烈王元年以後著作時，左邱明還未失明，待其「左邱明……成左氏春秋」後，始有「左邱明失明，厥有國語」；左邱明既是周威烈王元年以後，成了左氏春秋始失明的，那麼孔子安能見到他死後後五十四年人失明，預先稱他爲「左丘明」呢？司馬遷的話是矛盾的。劉歆說：「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劉歆要在國立中央大學特設左傳一科，強拉上論語內的左邱明說是左傳的作者，以打倒後起的公穀，是劉歆的話有作用的。

司馬遷的話是矛盾的，劉歆的話是有作用的，他兩人的話均不可作正確的史料。是以趙匡說：「論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見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部分》所引）。按趙匡以「我則異於是」與「丘亦恥之」作比較的研究，這個方法很好，而且確當。按「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這樣美滿的贊語，恐非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所能享受，是孔子死時左丘明絕對的在二十歲以上。再假使孔子說這話時，不是他臨死的幾年，這話若早說上二三十年，是左丘明絕對的活不到百歲以上。是左丘明不是國語的作者，則國語的作期就有了問題了。

國語的作期，雖有了問題，我試用左列的幾個方法決定牠：

(一) 比較明顯法

瑞人珂羅偈倫 Bernhard Karlgren。所著左傳真偽考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Tsochuan*. (余與陸侃如君有合譯本) 三十五頁 (上海新月書店譯本初版) 說：

從沙畹 Charanée 的研究，我們知道司馬遷在書經內遇見古奧難懂的文句，常常用簡明的文字來代替

(史記譯本第一冊頁一二七) 他對於左傳也是同樣的，只要一比較便知司馬遷根據左傳，常常比左傳簡明一點；這便允許我們得到一個確實的結論，說司馬遷作史記時便有一部左傳。這是很明白的，當他敘述事實的時候，他改動的更自由一點；但他引說話的時候，對於左傳更遵守一點。先舉幾個例子，第一個是相連貫的一段。兩書上比較有趣味的異點，用括號標出：

左傳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

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

細乃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盞目

而豺聲，

史記卷四十

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

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

細乃亂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盞目而

豺聲，